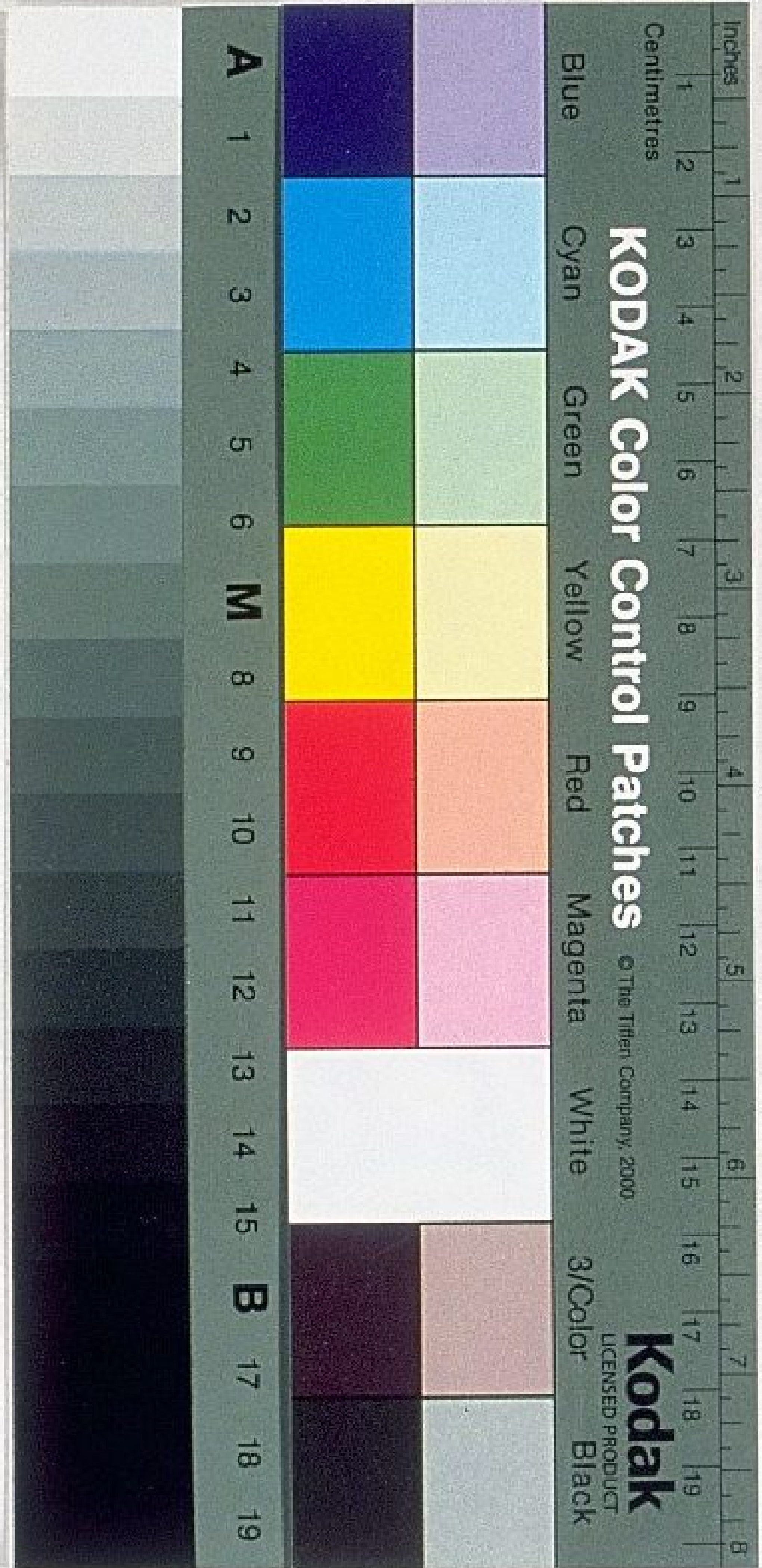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Kodak

東山語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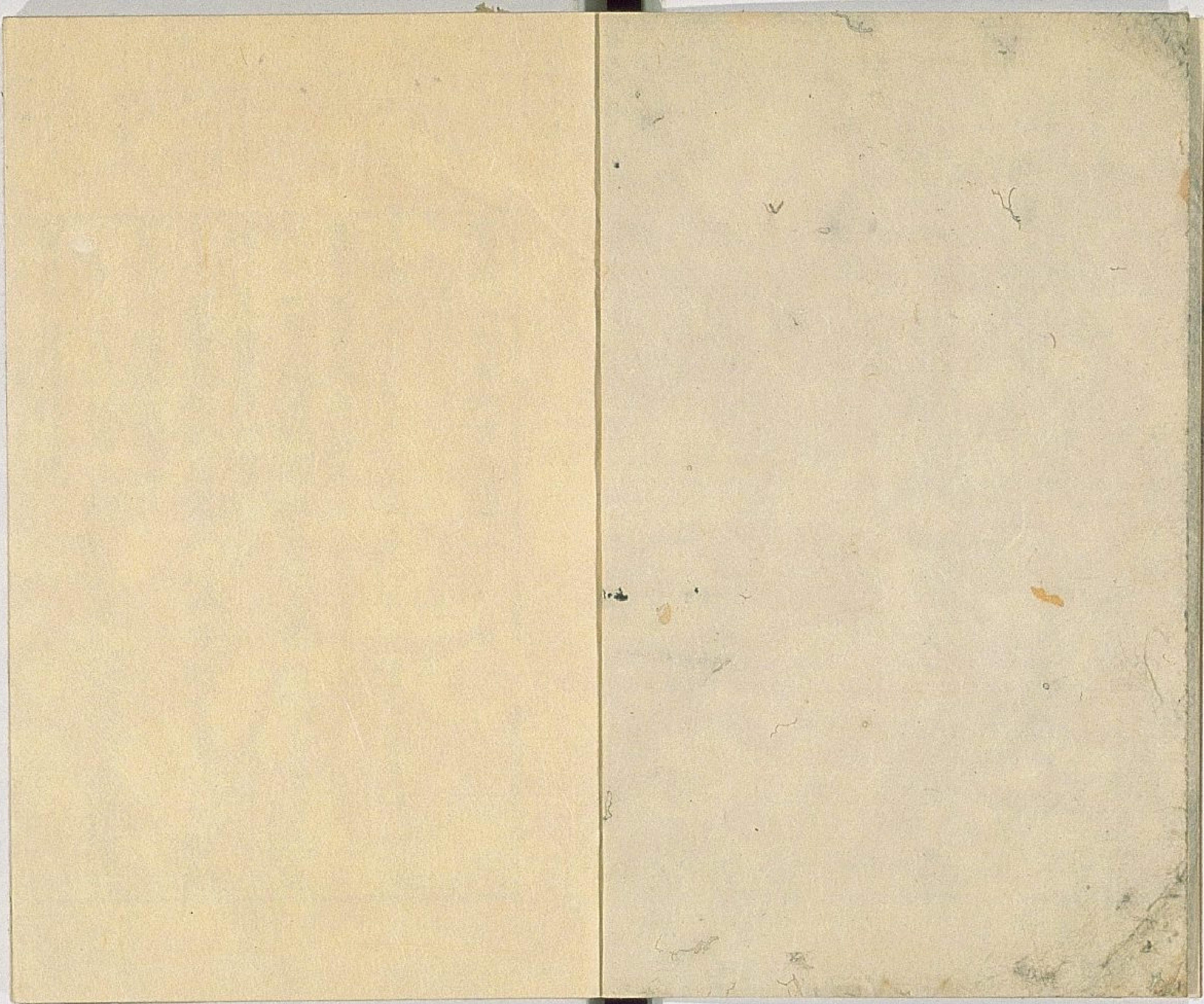
一十三冊

東山老人偈頌

竺仙和上

公直跋[illegible]

跋者之一



雪峰空和尚外集卷之上　共二

頌古

梁魏山河本太平無端容此老狐精九年皮髓分張盡隻履空棺更誑人

宗師一等把宗綱魯祖空慈太著忙鐵主渾金雖定價往來多是不相當

廬陵米價忽相酬巨宋山河四百州青草渡頭韓幹馬綠楊陰裏戴嵩牛

藏身北斗道彌昌三脚蝦蟆着錦襠多少病猫貪丸鼠日中擡首眼無光



雪峰空和尚外集卷之上　共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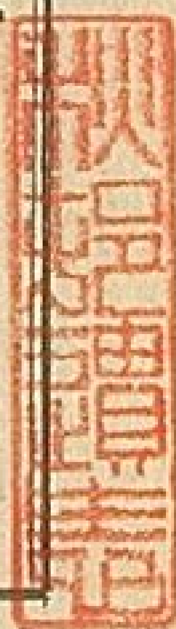
頌古

梁魏山河本太平無端容此老狐精九年皮髓分張盡隻履空棺更誑人

宗師一等把宗綱魯祖埀慈太著忙璞玉渾金雖定價往來多是不相當

廬陵米價忽相酬巨宋山河四百州青草渡頭韓幹馬綠楊陰裏戴嵩牛

藏身北斗道彌昌三脚蝦蟇著錦襠多少病猫猊死眾日中擡首眼無光



杖林山下竹筋鞭六月行人口吐煙曾在祝融峯頂見十分月出在平田

杖林山下竹筋鞭生長由來古佛先一擊眼睛纔定動又隨煙雨過秦川

趙州老倒一禪和勘破臺山箇老婆笑倒石門庵内客一條濟水過新羅

野鴨羽翼能幾長馬師眼孔些子大從他飛去擬何之須待拽回遭笑怪

不是風兮不是幡胡僧兩耳帶金環分明有語無人會又上高樓看遠山

不是幡兮不是風毒蛇卧在酒杯中寒山撫掌豐干笑萬里鴻溝屬沛公

不是風幡不是心曹溪一路盡平沈俊鷹豈有籬邊立直透青霄萬萬尋

十智同真驗作家可中毫髮不容差若無師子翻身句現在徒將面目誇

古人悟處令人眼善巧休為眼盡眉不見馬頭人廝撲一拳打倒只臨時

盲人端的有眼鐵牛通身無骨不信問取桃花便見靈雲敢鬪

桃花春暖盡情開一見無疑頗俊哉不是釣魚舩上
客無人把手上高臺

西來密意庭前柏有語無語徒分析若是道人但舉
來只麼守株無了日

幽哉王老師亦窮身也賣與些油糍歸至今被人怪

六國平來一瞬中心王不動八方通從前汗馬無人
見只要重論蓋代功

洑澧遲上人出示延福頌古三首索鄙語因用
其韻贈之

馬駒踏殺天下人炙地熏天氣轉腥百歲翁翁開口
笑江西從此足人行

引鼻牽回野鴨兒升堂卷席便高飛後來要識吾宗
旨試看而今是甚時

千年滯貨無人顧拈起從教着價看一口直饒酬得
過洑潭山更過西山

覽趙州語

趙州借得空生口便自縱横師子吼問其佛性狗子
無問其甲子蘓州有而今此口還空生古佛堂前成

大士講經

漏逗掀翻海嶽覓知音箇箇看來日中斗

两口明明一無舌同死同生爲君決那吒頂上喫蒺藜金剛脚下流出血

石門庵偶作

百錬黃金鑄鐵牛十分高價與人酬臺前不有花含笑應是東山一夏休

冬至

冬後一陽生東君會未說百草總不知梅花先漏泄鐘聲出遠林鴈陣横殘月更擬問如何弄巧翻成拙

巨風行

海山一雨三日風折木舉屋如飛蓬路人驚竄居人

泣平地乃是洪濤中有生何處得安穩方寸是爲風火本看來出爾方寸閒雨霽風休海天遠

擬月

圓時缺處何曾有缺處圓特自儼然舉世盡隨圓缺走幾人透出未生前

擬山居

古人縛屋山頭住十年不行山下路終朝兩眼掛枯松不爲無米但覓句滿屋風聲合雨聲半壁山雲雜山霧於中只麽過此生猶勝時人三五步

食筍

機泉擣秔炊明璣竹根燒筍然枿枝錦綳稚子犢觥角玉版阿師囊穎錐同藥苦覺風味好對客不知寒涕垂古來山林例窮餓蓼莧誑腹藏充饑我今一飽萬想滅老馬繹羈牛脫縻南山蒼蒼入箕踞京月同同生談扉公無說與帝朝子啄腐吞腥渠得知

與夢石分歲

歲盡人人有可分翁今分歲亦隨群餅翻溪上團團月鑰纏詹閣細雲漱鑿醴泉春萬斛堆盤珠柳雪千斤兩翁一飽風顛在倦僕飢僮總未聞

無規矩

赫日光中強作主忽然霹靂聲中死仰觀不見太虛空俯視分明無寸土跨瞎驢追猛虎向戰場中有文武老來信手斫方圓從教人笑無規矩

春日示衆

青帝一微笑恩光遍刹塵如何百草上剛有未明人人人當節令合放竟開新東山拄杖子也自黑皴皴

和直指春日示衆

庵前烏龜久不見一夜雷雨忽然出東山老漢眼睹癡近前問訊定光佛

直指示衆重說偈舉擡捨身得其半東山和出一字
無壁破面門君自看
　　覽印無在語
老胡遺下一則語而地普天無不舉傾湫倒嶽是家
常物義不傷多恭幽螗螂莫笑夏蛔癡甘草酷似黃
連苦苦連苦南泉不打鹽官鼓
　松齋直指因喫粽與兄弟論鐵酸餡金剛圈栗
　棘蓬語作三偈見寄合為一偈酬之
直指喫粽被粽賺吐出多年鐵酸餡後鷹纔見搏天
飛餓狗林根爭吶喽忽然變作蒲與圈鷹鳥也迷蹤狗

也奔百年滯債無人要千里持來訪我門象牙不出
老鼠口富貴或生窮相手倒把春風二月花滿勸松
齋一杯酒老鼠口中象牙與春風二月花皆直指語
　別劉師美
世故熏人易變初誰能變處郎如如如相看有道遠難
說且可還家深讀書
十年儻客思深隱江北江南千萬峯今後故人應念
我有書何處覓行蹤
　某得銀杏不食種之庵前見者曰是三十年乃
　　生公老矣能待之乎某不答作曰

蟠桃一實三千年銀杏著子三十載老僧只作且暮看汝莫悤悤宜少待階前始芽今出屋便是攜籃走僮僕伴我東園看菜蔬與汝煎茶剝柔玉

尢溪補陁巖

巖下溪聲傾法雨巖頭雲樹聳華冠游人不入普門境只作青山綠水看

通海井

疾風駕海生春潮巖根石井滄不揺是中何曾得通理而以名字聽巖腰道人眼空君勿怪大小混融無雜壞呼僮探井濡硯時是君硯中有滄海

寺

靜香軒

種竹竹既立藝蘭蘭亦芳爐熏安用許靜極自生香十客九常在古人今不忘如何杜陵老獨喜贊公房

聽雨亭

我行台鴈之中途一年兩憩安公廬不知昔人去此遠但見水石清而虛向來破讀有則語懸水瀟瀟夜寒道人似欲睡投明故立此亭名聽雨客如鏡清老更癡入流截流誰得知願公竹扉且常啓我或發興來無特

東庵泉銘

什

脩竹盈門寒泉迸石此老何爲居之終日泉知說法
竹亦能禪洞山五位臨濟三玄

四威儀

行忘其麤𪋻操得人憎一擧足躍倒佛前燈
住對火浩歌敲火筯有客來爐中出煨芋
坐入夏覰幾無一箇催免丁縣裏公人到
臥合眼亂坤都蓋過沒人知是晨雞剛說破
行兩袖清風一瘦藤人見謂南寺打齋僧
住五合黃陳半瓢醋見客來般般皆要做
坐鼻孔婁嶢眼睛大也有人一見橫趨過

物

臥鼻息雷鳴撼隣座忽翻身鐵蛇橫大道

幽巖頭陀求化

火後幽巖山中有四在句院在要人興鍾在要人鑄
道在要人行佛在要人做頭陀寒拾流四句盡分付

與鄧郎作骨董羹四首

詩人例窮無可佳借蘇貸粟東西家胷中一字不療
饑奈此滿篋皆雲霞鄧郎之貧亦相似眼高視世如
空花兩翁相值且相煦薄糝藜羹然勝茶
詩人說盡山中佳一原春色秦人家松自宮商竹自
羽空明樓觀溪明霞微言到耳萬世事香氣熏人百

種花同欄立盡聽吾語蝌眼湯成催客來
寒土白祖食藉徃敢比八珍五侯家分甘長貧體生
栗誰能一飽面發霞自羹香松燒蘆菔更雜石耳相
天花願留佳士宿清晝細引鐺香深炷茶
上天旣雨晴亦佳黃雲滿壠金滿家政須學子加飱
飯何苦預人三咽霞今年明年吾自老十日五日梅
當花豈無詩力禦强敵已作睡魔闘醒茶

四景

沙寒雪後天兔鴈將儔侶獨恠蓑笠翁維舟一歸去
野闊煙迷樹江清水學天白鷗蓋具眼終日老人邊

急雨近欲黒斜暉遠更明倚樓誰氏子興與大江橫
快霽初無象豁然千里間十年歸客眼一點浹州山

贈吳悔叔雪峯造金剛

孰金剛神安法界塑之年深亦復壞居士有力如金
剛一念成就金剛王魔塵不飛佛日光門外人趨選
佛場

送湖州覺化主

佛子汝知世界海有等世界多寶藏於中凡聖情非
情靡不皆依此寶住或取而有為慳貪或捨而亡爲
孤露有亡取捨紛其懷是皆未知眞寶所佛子汝宜

入世間開示人人令自悟求心不有法本無今此寶
藏自然至善諸一身寶不增散之萬有寶猶故以此
奉供天人師佛子是名真供養

和無在木蛇歌

小小蛇兒大大身曾吞象象空巴陵鼯蟠故山骨欲
槁混入草木人更徵瞎屢生甚手脚不善提持休捉
摸枯木形骸似等閑觸著傷人毒無藥毒昌師憐老
病遠遠遣來相問訊擬欲庵頭伴老夫頑憂十月霜
風勁著把火津送渠依舊令教侍坐隅徂告之日蛇
乎蛇乎當如雲門應機忽突出莫學嚴陽到老安其

廬

勸德上人莫作言語

凡物得其時則鳴鳴之大者惟雷霆使雷常鳴不以
節人忘修省孰震驚往時耆年深此旨十度發言九
度已更有寶雲多口師每見僧來面壁耳豈似而今
文字禪駢頭並駕爭後先顧公藏此千鈞重等閑不
射射必中

草堂老師與請名庵曰頓

縮脚水上橫行掉臂空中直過無端此箇老人特地
與伊注破

送清知客

從生至老只這漢歷歷孤明沒形段雖無形段却諸訛要是紅爐千萬煅如今何處是紅爐兩浙江南試行看空生老矣渾不知我松只在寒巖畔

送僧歸淨衆

君不見昔日貴湖抛保福芦溪溪畔曾叮嚀汝歸東海我歸山鳥道行人難措足又不見無隱當年隱石師獨傍巖阿燒栗皮塵埃擾擾未歸去四壁生涯説向誰我今不向石師住貴湖亦非吾住處逍遥流水自西東巖畔栗皮任堆聚信脚來到五華峯峯頭重整舊家風爲報淳泉諸道友吉山元是福山翁

頓庵

萬行不修僧祇不歷千佛數中位居第一龍女獻珠成佛善財彈指入門若到頓庵門下一時且作兒孫

無心道人深長道以偈見寄次韻

法從本有何曾有心自元無不用無試問大雄山下虎何如千里路人駒

和慧知微雪韻

覆蓋乾坤似有功洞然明白却無蹤其如未識絲毫

意看玉霙霏落眼中

慧知識以布衫送壽昌可師有偈答之戲成四首

一物全無盡力擔相逢江北又江南向來貼肉那堪語更著渠儂一布衫

著時人顯衫還隱不著人亡衫却存隱顯存亡是何物黃金鑄出鐵崑崙

寸絲不掛魚游網萬善嚴身月入雲若是壽昌端的處明年一領更煩君

普賢萬行家生衲妙德長拖師子衫遣向壽昌爲侍者一人不肯一人甘

送可師歸西山兼簡法華無證（可師有庵名無住）

半世幾離今儵然無住身又爲一去客元是再來人野宿風鳴雪江行梅破春兩翁如問我爲話鬢毛新

雪堂仍舊老師和予送可師新字韻見招復作五首寄之兼呈無證

夢歷百城路笑翻林上身惟應箇些子所以見吾人玉蘊西山重花開南浦春異時冰雪裏仍舊一枝新

不鑑波瀾手而彰名句身向來天上寺得此眼中人

一別湘湖路三回嶺海春何時清夜坐聽我話龍游

千戈平定日湖海佚遊身况得君為社招呼我輩人
初無家似燕宜有喜如春縣想西山下雨餘鐘鼓新
妙湛清虚理芭蕉丘井身惟君俱得地獨我不如人
晝辱寒温問茶分安樂春殷懃拜佳賜自汲井花新
木蛇頭帯角古路獨横身大有傍觀者初無踏著人
病來思自養此去或同春送老須何物聰明貝葉新

送人化脩上

爾祖傳家唯此鉢中雖無物不憂貧持從閙市門頭
過倒廪傾囷自有人
盡謂黄龍山裏龍彌年翻去碧潭空君行為報居人

道遐邇雖殊一兩同

送化士　胡左

洞山身如椰子大不含粒米與韲菜無人煙處門打
開接待方來也奇哉吉山從作山中主只用十方善
薩三二時鐘鼓不曾虧是汝持來還供汝両翁同中
具生殺明眼高流識提撕可中見得無少差是謂能
持吉山鉢

送茶化士

建溪溪與吉山隣勝氣潜通不在陳但看吉山茶諺
裏雪花時現建溪春

五湖雲水訪山家不問親疎盡與茶若省此茶來處
者出門風擺綠楊斜
正味森嚴來處異叢林多弗類家風趙州一味客心
盡風穴三巡主意濃要使人人開睡眼且傾小小現
神通赫源此苑大雲際盡入吉山茶椀中

送宗上人遊方

華峯壁立為初友鴈宕深奇為指南臨濟兒孫上壽
老見今說法在靈巖

送璉兄之雲門

人言學禪如學射誤得同流走天下若由羿之學射
窠門眼看來無縫罅無縫罅分不為差萬瞬鑊中尋
尾靶翻身禁著老雲門從古風顚稱普化

送澤化士兼簡雲門延福二老

青瓶在握心方壯赤驥追風勢不羣透得雲門鐵關
過海滄聲撼洛陽橋
吉山何曾有彌盧神裏攜來一物無前路逢人節拈
出一不知誰是赤鬚胡
過了雲門更好看前頭孤峻有姜山三關一箭破功
後南海波新念八還

送市扇街坊

華市未解心中結兩難有理誰神評犀牛扇敲當半
見豎官爲物心偏切上人幸是手眼頭福用錐之祐此
時節一條氷水淫無痕八回清風濟惱熱

送知殿

西天胡子沒髭鬚北禪和尚合眼相逢開眼
笑君山默破洞庭湖
人人盡有光明尺忽點時不到試攜孩子油餅一一
與伊按過
諸佛光中衆生衆生光中諸佛若明生佛一如便見
重重添又

脩廊下夜沉沉古殿中香冉冉要參過去燈明只在
如今一點
黑月夜中無别行人下足即疑須得心燈發現令渠
是處光耀

送街坊

道在未能遠識鉢空且要人持驀地街頭禁者方知
此老慈悲

送疎山化主

疎山闊山矮師叔手中木蛇抵家妻近江無水山無
柴我昔到時無不足休論甚麽樂喆爪弄聖是尼同

一家但看開山好基業與係隨分著些些

次韻和微無外石門相會

鐵牛插翅快於鷂石虎撞頭驚倒人笑把南山輕換
轉幾多游子失關津

送照上人

五華崎崒白雲中送盡行人是此峯若問此峯何面
目但言錫錫住經冬

送復上人之雪竇

復也雖少年其志亦猛烈發足指乳峯赤手探虎穴
直須得虎歸不可只麼說送之披秀前歲暮千峯雪

送超侍者

空生衆中居似欠人偈債超禪歸臨安亦來相惱害
布袋連底翻一還無復載閑門卷新經後來且莫怪
去去復何言西湖蓮子大

錄山作餢飳草堂老師出語云色香味鬴具四
塵且道餢飳具幾麻是時衆皆無語老師未後
云大刀三十口以頌示其後
一處打開五處捏就帝下之流稚聲斷後

送化士時在遊國

一偈普送諸人同乘一偈持遍萬戶千門箇箇

不落第二有則直是當陽無則極難回避有無二絞
俱救青山與汝已衰

和彦悦全宗照兄係壽靈空老二首

家山雖好未需住慈寺常曾時訪尋林出毛頭生死
海打翻歸去莫吟吟
鼻孔當陽曾發卻眼睛在眼豈遮尋一朝眼在鼻孔
上未得靈空壽守吟

送白兄歸豫章

我今懶說偈汝亦莫言別莫歸剛要歸不說又者說
土宿騎黃牛旌陽鑄金鐵老胡道未行當門齒先折
三年留客飯一等是饑者努力恆長途春寒天欲雪

送宥道者

宛陵道者菩薩子忙遍東吳今到此干戈並裏表月行
空憂普海中蓮出水知空會見老衡陽冷火枯株同
夜雨大有衡陽亂霧見珍重此行俱訪取

送堯潛二上人

四山如壁不可去當處知火不可住上人既是要游
方可中須得起方向珍重便行萬八千通霄有路恆
沙數不敎平當武道者道道若道未得說去秦溪有
直指老子若能見之必爲汝道

與洪兄

無傷識吾發我此法門大萬殊紛目前一衲俱蓋過天外出頭來衆中交臂些緇莅是伊成未言遭一噬

和東禪以李侍郎淹韻

大隱何曾弃籌組醉鄉有路入無何百年決定自不徹誰肯尋人到薜蘿

敢將不出以為高行藏其如六馬何蕭有谷溪長柄杓不妨霜月在松蘿

送癸頭

淵明非達士乞食詒言詞誰知我輩人住處正在茲

所化果何物詩來復是誰山前小麥熟行矣今其時

乞鹽

水中鹽味舌頭眼不為無形便謂無試向桑溪溪上開可中大有赤鬚胡

與諸友

龍亡大澤蛇出火炎崑山玉石焚百種交煎今盡見一時零落古無聞家居海角荔枝搗書勞江南鴻鴈群記得風前三三月容亭長綜我隨君 容字古本作鎔字

送空兄

空不識宗宗乃通宗不識空空乃同同風更得通風

句只這空宗是祖翁
衲僧杖子天然別千里萬里一條鐵點着閩山卽便
回敢保老兄猶未徹

過靈石賦頑庵

道人楊岐五世孫曾將鉗斧開雲門屬時多艱衆且
去百折千摧君獨存住庵了却行脚債隨緣混入衆
生界和泥合水二頃田接待方來一莖菜我初北歸
先過君彼此老大言無文長年聽法庵外石永日不
藏巖上雲莫嫌家風四立壁應用河沙體堅密客來
有以頑自疑三問道人三不知

學頑未到頑之孫再拜頑庵求入門當時此老有何
說火後莖茅今尚存人貧信是思舊債一飯重尋香
積界堂上未瞻癡絕翁溪頭已見隨流菜惟頑顯頑
分不分以水投水無留文地爐火煖坐自睡金博朝
參寒起雲與君相從君莫逆向來不蹤今不密明朝
山住雲自飛後會有無俱不知

亂後入黃龍途中示道伴

羯胡如鬼馬如風雪刄縱橫到處空生死路頭君自
看活人全在死人中

送川覺

鯉魚山赤梢鯉辰錦砂未爲比及盡九脉泉透出三
峽水上得百尺竿隨在甕甕裏桃花浪急禹門高雷
動不驚爭奈何

送人歸臨濟兼簡湛首座

白雲埋藏立甕裏天風無端忽吹起鴈山聳秀我杖
頭潼水澄清君脚底一南一北恰同途雖曰同途不
相似到家爲我到龍山問訊山中湛老子

別一老還鄉

遠去羌峯最上層齊開八目帶刀行更深誰向傍邊
立樹上安身兩弟兄

送人往臨濟

通身紅爛不堪歸只爲無人識得伊覔得休粮聖方
子剌桐花下笛橫吹
休處言休便好休家山春色滿揚州何須更說通身
句歷歷東風百草頭

與修潙頭陀

上頭一竅家諸訛多少郎公一不奈何每見諸方多指
注誰知笑殺此頭陀
是處叢林走一遭敲𣪘打瓦不辭勞忽然踏著通天
竅始覺從前立處高

送十二歲童兒

男兒十二有如此不減當年人姓甘遐冠春風更春雨擧家江北又江西藜羹脫粟依僧飯斷簡殘編近佛龕我亦從來識英物夜深應與阿戎談

和壽山木魚韻

透出波瀾外橫身任探尋只知打我腹不覺痛他心香積晨炊熟秋廊夜月深重重報君道千眼是觀音

和直指答方仲姚

海燕坐間談實相泥人夢裏獲真如空中種黍長年飽陸地栽蓮永不枯

與香山虛頭陀

庵中有主從君住無主外來俱得路雲煙眯目山礙膺捧峯欺人溪澗怒看他本色住庵人捏聚大千無一塵自見泥牛鬭入海不記住來經幾春頭陀頭陀休趁鬧一世初無一炊夢口邊白醭未暇揩誰能更乞諸方頌持來抛放烈焰中歸種香山芋與菘驀地鑁頭輕築著林間石虎吼天風

和澹庵見留 時欲遊天台鴈蕩

未暇住爲巖穴主尚堪行作水雲僧賓頭諾詎諸尊者久在峯頭望我能

把住如何却放行明頭暗合暗頭明豐干吟坐寒山笑二月青田春水生

留度藏主

可行卽行今未可得住且住時已寒霜冷滿園禾又熟胡家曲子萬年歡

與照上人

照時遠近俱到用時毫髮無遺直得二途不涉方能照用同時趯倒趙州略彴拈起馬師皷箕任待通身是眼當陽未免膠黐

與建州介瀨溪翁道人

翁翁介瀨溪頭住我亦嘗從溪上過一鉢飯香留不住信根道眼兩無差菩提種子男兼女清淨家風菜與茶大佛所傳無別法只今猶有老僧伽

送靈石修造

靈石有殿不知年日炙風吹太可憐今日諸郎爭著力要令突兀在人前人前莫作土木見八面渾無刀斧痕似此殿成安底佛釋迦彌勒是他孫

建州梅仙壇

漢室中微竹生馬先生一尉何卑下天門九重呼不聞避時乃作居山者揭來山間藥道成雲輧高舉風

馭輕大溪之南古壇在空山落日秋蟬鳴我寓其隣喜清曠時來送眼風煙上遺丹存亡今不知幾人且唱壇中況

送僧上徑山兼簡妙喜老人

大士昨來閩出世阿師今日又登途杖頭倘有閑田地寄我山頭一紙書

半幅全封一字無莫嫌者也及之乎還將昔日芭蕉語寫作王公十道符

和支提秀和尚

尋宿老河東叢林之眼目靈明劒倚天秀潤山含玉憶昨台鴈行再拜初接足森嚴聽法徒天冠千眷屬不以空也愚溦事力見雋別來化城鐘屢度新豐曲一字妙無傳四方牢記錄安得從之游寒泉薦秋菊

合三韻酬夢石

老人說法山荅鐘不以一重去一重後生望道來之見鏤冰琢雪徒彫蟲門前蟻合忽雷吼蟲臂擿階爭出手三文務波年代深化成老婆果而飄東山擊節夢石歌空花之影陽焰波不知真偽爭幾何高標榴校春寒多

又

潑爐湧粥歠兩鍾麤踈惡布著兩重大開摩醯頂門
眼莫作師子身中蟲石頭未必能眞吼臨濟只是栽
松手焚其禪版增其光受其鉏斧剗其醜夢石擊節
東山歌亘天烈焰橫清波小偹乖拜問如何三十山
藤未是多

胡相士求偈三年予不說今秋復此與之

道人無心空有相以相求之無乃妄更言壽夭吉與
凶空裏覓痕鏡中像胡君得處初不然無相之中以
相言聖凡良賤皆一目但有絲毫俱現前說既無私
聽無忤禍福死生皆夢事我惟以此入世間猶如化
人觀幻士孫陽於馬師曠琴未可與之同日語老僧
大笑客出門秋雲駕雨過前村去去不須談此老三
年一偈眞難我

謝顏庵主拄杖

柱杖一枝蒼龍出水大流激湍來峯齊時

回澤老

昔人住庵水流菜葉識者非之況紙上墨

和靈空見贈

跨海鐵牛眞有力依山土豹敢言威春風二月江南
路相別相逢眼似眉

怒雷劃地衡陽信皎日行天保壽書從此華山山脚下又添潘閬倒騎驢（妙喜有書抵靈空空答云稱辯宗論故有怒雷皎日語）

送泉州積善專使

積善山中僧有膽如天大敢持居士書來覔空上座跨門不肯休著了方知道歸語晉江人大蟲裹紙帽

送泉州使臣

只這佛國土遍滿十方空毘耶金粟老說法在其中徹骨慈悲棒當機激箭鋒空生打退鼓不敢現神通

送潮州定兄

臨濉拜起秀峯出氣潮落海門月生雲際定則不二則不定鰐魚潭底黒如煙輕輕窺著傷人命

送樞兄之梅州

住庵人老雷堆行脚士心孔開忍寒莫守雪山雪有口快嚼梅州梅梅州老人我知識入門不用先安排横膝黒蛇三尺鐵崖崩石裂當一製

謝會運使惠詩并石爐二首

公詩妙天下當與天下共我欲私藏之柰此知者衆乃持海一滴施作無盡供莫生文字見句句是日用淨名文室中熏爐亦氷雪持供雪山僧蘆花與秋月客有問法來跨門或未嘗執余懷中香聽此石友說

和徐侍郎兼呈鄭漁仲

徐卿天上石麒麟天遣來清地下塵一掃明珠三百斛盡情〻與世間人

夢裏分攜二十年君忘名字我忘緣蹇驢風帽溪頭見疑是襄陽孟浩然

忽憶曾乘蜑子船煙波萬頃對安眠向來親切渾拋卻卻聽傍人名字傳

慣穿八索九流手參透男婚女嫁禪驀地來尋僧印可趙州當日見南泉

歌辭信口端師子千木隨身鄧隱峯兩箇風顛爭幾許一天霜月似相容

眼看鴻鴈入冥冥忽起尋山杖屨輕不謂莆陽鄭夫子一書猶解悶空生

和會漕使

心法兩忘諸說到文章百鍊古風回方驚吸盡西江口又出江西一派來

而今派下皆龍象冒著風顛老萬回大士一不知何所取眞成千里賺〻人來

我夢玉山架茅竹清溪濺濺路回回丘山便是龐公宅老倒扶筇日日來

幻師拈起一枝苴無限春光應手回認得春光與拈
草分明開眼被瞞來

諸佛衆生同說法一惟直截一迂回江南春水天相
似白鳥有盟歸去來

詩壇拜將思工部我已伴狂類萬回賴有江西老尊
宿揭天棒喝待方來

送隆首座

行脚人何踈豁芒草鞋布直裰打開包袋一物無拈
起瘦藤天地闊遇寺入逢飯抹不學些子律儀只是
一生快活見介曲录牀頭老漢六十三七十八不消
一撮背卻法堂脫皮韃阿剌剌

送支提化士

天寒忽憶大支寺迢遞晚鐘煙際山安得腰纏十萬
貫亦隨君去飯天冠

與法界才庵主

不動茎茅法界庵庵中無物不同參一條白棒胡牀
角穿卻從前五十三

三脚驢兒脚踏天恒沙諸佛若爲宣閻浮夜半人驚
起把得芒繩下鐵鞭

題圓融庵藏書搗輞川圖

千尺蒼崖貫日虹忽驚懸水坐生風不知摩詰展神力搏得他方置此中

橫澗老蛟松夭矯埋雲古洞石嵌空芒鞋竹杖如堪畫乞與寒巖作主翁

別圓融庵主

青田東望山如藍過嶺獨喜雲腴甘叢林荒寒不入眼耆舊只今多住庵汾陽昭對矮師叔甘露有源梅子熟長年風月但平分一日空來鼎三足屋頭高梧忽秋聲老去彼此雲無情歸山自畜長柄杓珍重庵頭折脚鐺

悼惠知微

崇寧乙酉此時節情與無情同出生紹興甲子時不移情與無情同入滅一生一滅無餘末上露些端的別通身手眼不奈何謂是西歸誘吾友乞與諸方拄杖頭黑黑明明三八九

惠知微臨遷寂作圓相中畫隻履寄東山東山開見問僧曰會麼僧云隻履西歸東山叱之曰汝埋沒惠書記僧云和尚如何東山將置頭上起身而立僧罔措東山曰苦

送僧之育王

一庵臥病死無異放髮齊眉老更顛相送無言茶一
椀江山岸下浙東船

劉世美宅新架詩禮堂萊衣閣來薰臺遊息軒
養心齋以五偈贈之

蚤聞彭城子詩禮爲卑門只今青雲上粲然見諸昆
我願天下士奉親皆若此家家父母前人人老萊子
容有跛真足冀吞主人臺頭爲南來風長滿主人懷
窓下羲皇人酒中桃源路客非伶與潛我醉卿且去
心惑由多私養之先欲正紛然萬化途廓尒大圓鏡

庵前蜂去數日復返因作 時正副責寺舍舘丁

向聞副責抽單去今見時難領衆歸歲晚蕭條單位
在汝飢猶可主人飢

蜜巖所繞衆如雲客至還開甘露門三扣蜜流人不
厭卻言蜂子解人言
無多鼓吹惱比隣且看梅梢欲放春尒輩只如前日
樂老僧何似去年貧

慕庵自東山寄龍眠畫寒山拾得圖來令作頌
寒山著衣把箒作舞拾得腰筒拍手而笑豐干
騎虎搔痒睎之戲書其後云

二子相逢舞笑時此翁痒發似因之坐間一虎低頭

覷覷著三人總是伊龍眠盡出意一个淺空也言之惑
未然更向蒙庵問端的榴花洞口笑掀天

和鏦庵雪頌

試看而今是甚時文殊無地得遊嬉衲僧眼目難瞞
處把定乱坤未許伊

和鏦庵見留

我來臨汝問黃龍君已空中定鳥蹤從此和君不唧
嚠至今同飯五華峯

雖是同居元自住若言自住又交參十成有轉移身
句倒跨須彌一二三

作伴才消木上座同流初未許寒山而今卻向天台
去擊動寒巖莫與閑

用靖兄韻送義兄

妙德熏天富空生徹骨窮同將一點雪爐出太虛空
少待鵾鵬化聊資九萬風颷懸閒行李一箭過遼東

和訥庵送秀上人之湖湘

君山清絕吾未廬坐想寒水連汀蒲公公因行得棹
臂扁舟獨載如輕鳥兒髙乎與眼界大重磨古鏡開
平湖潛龍無聲霜月冷白鳥出沒叢蘆若煙渺明邊
羲公渡岳陽句裏瀟湘圖作詩模寫但彷彿佳處付

公聊自娯

用詞山堂韻寄濳庵

泥牛石女本同宗一箇惟聰一箇聾閑著威音已前事總言裴楷号精通

休論他家種性邪惠崇蘆鴈趙昌花不知眞假爭多少且盡杯中苦澁茶

謝盧居士法衣

雞足山中藏不得黄梅夜半負將歸西今盧老重拈出便是山僧肩上衣

長者施法衣山僧肩上搭有口今嬾開只憑衣說法

與隱上人 自梅州歸

一庵老今藏百拙隱不隱今吾何說空心曾食梅州梅亦脚又踏雪山雪歸去來今何似生一朝雲突遼天鶴

與正信庵吳居士

心外有佛不名信自心是佛亦非信信盡心亡佛亦非耶咄手把金剛印

與純堯二上人

東山不會禪只解拈飯椀方來英俊流苦苦攻渠短袖中出幅紙當面換渠眼不是東山癡且要客心滿

送覺兄之東禪

了了了覺覺覺萬里岷峨何處著全身夢入蠱毒鄉
滴水不沾隨飲啄覺覺覺了了了金雞一拍扶桑曉
眼開還是覺城東急打翻身箇筋斗

戊辰夏熱澹庵爲設招涼感而有作

丹山之松有如此獵獵鬣鬣風雨是中便是無煩
天咫尺人間困炎熱憐我窓軒苦未深解枝減翠分
清陰我初則喜久乃媿秀潤未越人之心欲介直爲
臨濟樹一道陰涼天下住我寧獨受焦灼休無以枝
葉爲我憂

送雪竇化士

雪竇化士得得訪空生麤茶喫一椀淡話說兩聲
貧無錢註疏懶作偈送行只有霜空月相隨到四明

送僧行脚

兩兩三三獨自行風前大好水雲僧神光萬里杖頭
眼出入飛猿似不曾

送岸上座出隊

道人自嫌不安住四年三走黃塵路那知擾擾黃塵
中暗去明來皆當處觀音開市開普門彌勒急行弘
六度道人笑我勿多談出門煙雨遙山渡

送延福專使

全身荷去萬鈞重千里持來一物無且喜車關俱透徹浩歌歸路倒騎驢

剪剪江風雪應時雪中春在老梅枝朝來折作江南信戲蝶遊蜂總未知

送鍋頭

白雲生處踈山寺無水無柴世得知若問道人今日事不蛇鑚破鐵鍋兒

和草堂送通直歲歸龍對

箇是群中突鼻牛去無蹤跡住無留須彌南畔封疆閑水草縱横得自由

送實兄入閩

病夫不釣龍江月倒指于今已十秋君過合沙煩問訊蘆花深處舊漁舟

鉢飯元無那免乞家山既有要須還莫愁劍水急於箭入不得飛猨總不難

贈齡首座住庵

三關透羅復何言一派銀河落九天摩竭魚吞南海浪扶桑人種陝西田

盱水盡頭居士宅白雲深處法王家誰知長就無根

樹便有人尋臘月花

南方浩浩正談禪誰問君家博飯田詩栽奏本都補
了袖丹來訪钁頭邊

飛猿關外路縱橫雲水多年取次行今日有人親坐
斷從來公驗要分明

說圓不覺拖泥水立悟分明落二三要得一不移毫髮
許寶雲山裏寶雲庵

與海上人

信步南來謂行脚袖手群居頭似衲自視初無一線
長君獨喜之無乃錯偶將布衲翻轉披驚起黃龍跌

折角海兮海兮知不知西山走入滕王閣

送永兄遊浙 此是古韻錯分三首

峨嵋山脚逢蒿箭射中虛空成兩片驚起當年陳老
師通身是眼何曾見

湖南穿過來江南無師不道無禪參雲門半臥了一
夏澗水松風共對談

秋來射入吳中去寄語吳人好相遇承言便是過新
羅孤負東山出門句

與南雄明上人

馬祖接得大雄峯一喝當機三日聾近來叢林無混

作多是活埋文字中君不見鷺鷥客特石墜腰供七十
百一字不能久爲書繼續夜盡是伊得又不見周金
剛滿車載疏遊南方紙燈忽滅眼睛出白棒一揮吾
道昌玄中人甚眼目指金成鍮石作玉聖凡命在渠
手中凜凜威風誰敢觸直得如斯未稱渠介曾何苦
猶貪書是閒縱得不爲貫天外出頭方丈夫

西平石虵庵

一段風光出當家眞成象骨與玄沙遊人擬踏庵前
石照嶺南山鼈鼻虵
頭枕南山尾北山風雷陡頓落人間五臺拍手峨嵋
笑此外都盧是赤斑

送天衣化士

化人手裏家常鉢細大投之總不遺今我助緣惟一
偈且煩持以供天衣

送化士 時在吉山

手羌路上尋又沒底盂中取足雖非格外風規且是
鹽臺目錄
諸方多是雙行踈山純用一著乞食且要及時佛法
不怕爛却
門外斜風細雨總閒禪版蒲團不有高人猛利那客

老者安閑

達幻方能應物忘心乃可獨門在昔我嘗用此而今

持以贈君

直為江西老宿便忘世路間關千里一辭閩嶺四年

三到疎山

飯在千門萬戶僧離古寺名山士佛已前儀或一時

頓覺追還

達士相逢即出衲僧似有如無上門上戶討得堆山

積嶽破除

調心不易安心易離世非難應世難要識諸君三昧

力莫辭同隊到人間

人間岐路事何如小大榮枯有萬殊祖願家傳無底

鉢盡情收拾不論渠

秘在形山元是癡散於人世亦非真還從是處非真

處收取歸來要見人

收得歸來一破顏兩肩荷負幾多般當堂放下元無

物打鼓從教普請看

堂中宴坐山含月塵裏分身珠走盤徂得此心無住

著世間那有路行難

此鉢傳從諸佛大緣今在汝身盡力盡心持去上門

上戶手入
迫促空生說偈頻送普化上街三日兩日要供十日
五日要齋

送化主 時在吉山

空生曾乞臨江市日與雲居打飯錢老入華峯無用
處君今行乞記當年
吉山真心成擲遍僧堂參禪令乞食誤他多少禪家
流入不得處爭著力
明知日空具足器向裏得時無不是及至歸來放下
時笑倒南山老鼈鼻

袖裏深藏太吉山逢人拈出好生觀不嫌貧富僧兼
俗價數高低試著看
昔人遺化曾華亦三步五步一處覓從緣入得即不
無七佛之儀殊未備今日吉山分化人豈在途中方
瞥地千差一印靡有遺萬善同歸寧自利不自利非
利他家家門啓通霄路處處蓮開火裏花
堆堆危危是什麼生鐵饅頭千萬箇無心椀裏盛將
來有眼禪人俱齩破吉山安眾飯亦無終是不教渠
忍饑煩君普告信心人一句當陽莫蹉過
空生曾乞臨江市恰似君今無別理只將千聖不會

傳到處逢人木投冰持來滿滿復是誰把得便行何
擬議雖然末後有一關踏著歸來不相似

一偈普送諸禪客萬化門中等慈門門對現沒遮
攔普請離鉢俱中的因記芭蕉曾造化來出門時先
話霸而今更不論親蹤收功盡在華峯下

少年入衆先行乞最初一步須審實多見時流昧此
心施受之間兩無益信心人一粒米重似丘山曾不
正持來豈是得便宜未了分明著他底賢禪賢禪宜
努力諸佛衆生從此出逆行順行忽相當戶戶門門
成大吉

送渤澥化主往台州南

馬騎霜蹄疾如電過處千人萬人見於中有箇見得
親也似不虛行一轉古來佛國號滄泉此去逢人呈
舊面不須更換親與疎是有是無都一串看看激起
南海波流入西江爲瀰漫江西老宿開客生但道而
今成老健

送通功二化士造大際藏經

大經本無文唐梵錯翻譯瞿曇宣一字至今猶未畢
歷世豪聖人出頭競分析要使無光明轉見黑似漆
若入衲僧手自是不費力拈出大際山般若波羅蜜

送茶頭并化士

四海建溪茶古今人所重惟有禪家流端的得受用
風穴出送行香巖用原夢古佛老趙州到與不到共
今者茲秀翁又作如是供階也分化權寄生與之頌
但得出處眞一用一切用

物以甘柔趣所嗜茶獨香嚴正其味老僧得之其夢
圓張候引喙欲談禪小僧得之忘百慮挑囊直入茶
山去僧無老少俱喜茶問訊武夷僊子家待我明年
春睡醒借你郝源作茶鼎

三昧酒嗅便醉坐禪時只瞌睡輕輕未可快動渠送
上茶山渠自會見張三逢李四把得便行果靈利一
枝春信有來由六出飛花不相類到秀峯眞得地四
方老衲如雲至誇著三門酧一杯換却眼睛拈却鼻

鐵面老禪今健否家居道舊想安然歃香茗憶伊蒲
饌并列還思甘露泉

眞鬪見湯雲起雪貢餘徑寸玉無瑕春寒不念山中
事歲歲封題記我家

瓦盆雷動千山曉橫嶺香傳兩袖風添得老禪精彩
好江西一吸更甌中

今我老無崖險句送人行不於楊花前頭有問又須

道黄同禪和喫釅茶

衲僧手眼親把得是日用左乞達溪茶右化連江供快拈兩條蚯蚓作一手弄行看臘雪消便是春雷動披秀三句二偈與寵為茶佛事法味法樂法財資神資生衆意使於施受之間而無虛得虛棄我亦未謹其中乃就其中出氣截却嬌梵舌根旋轉衲僧巴鼻來者滿與一甌看㑹東倒西醉既醉各各起來門外

曉山擴翠 用秀峯韻與龍化主

當陽一印妙無文慚愧東山有子孫是聖是凡齊印定不妨持鉢扣人門

至尊莫若乞至樂在無求苦得無求旨雖乞吾何羞道人白雲居心與白雲傳明朝出山去迫夏歸來不盡大地是吾檀越梅花杏花先後發綠楊陰下間長安門門有路皆通達祖師禪活鱍鱍長粇米飯抄滿鉢

佛子平居觀世間皆謂圓融無雜壞使其應入如所觀與奪交馳還室閑我嘗行乞今示汝要得圓成究擊碎一毛不立等剎塵入面俱來無向背如探有無於懷中如問木於自己有無可不非外來是中欲誰為慍喜佛子當持此法門入此界中而示現丹山

紅鑪為汝開歳晩歸來金古錄 時在讃國
道人隨處展家風酒肆魚行有路通但得堂中鹽米
辦吉山佛法自興隆
佛與衆生舊有緣入廛一句更為宜眼前不用生貪
戀三界無安若火煎
達人不見塵中險為有而今這一解長柄笊籬入手
來側用橫拈風雨快南街打到北街頭東園乞得西
園菜阿呵呵也奇怪他家自有通人愛
送印侍者廣化開田歌
君不見東山老人僧中月法惟直指初無說有衆如

雲來不休有飯如山供不徹印道人善時節不持應
器循門乞只募同心一萬人請將大地為檀越或寛
平或曲折與我福田衣不別二彼雖無施受心萬斛
千倉從此出若見聞宜猛烈莫守從前慳惱次此克
信種落其中遍界靈苗齊秀發
送光侍者充街坊
養子不著顚摩將喝要耳聾棒要毅摩持得成用不
行棒殺教伊應手活東山妙得養子方所以用時俱
不抹我是謝郎光早歸打就鐵船相觸撥
送願兄化永嘉

秦谿在處皆招提我此東山爲最上非謂豐危麗堂
宇於中坐此真導師如火周空凝則契如鼓塗毒聞
則死凝禪取劣渠得知但以情疑實相法我觀此會
比丘衆一一從其法化生混而不雜如矛之光用而無
畏如師子汝宜於此辦肎心此心一辦一切辦善哉
遍界塵勞門悉是東山大智海
脩途初發步步要相似後步纔到時豈離最初跂
乃翁衆導師況是爲之子欲取步步驟同努力無怠此

送廣州化士

禪參閩嶺雪峯寺飯在南方檀越家歳歳僧歸飯滿
鉢普熏何獨是毘耶
雪嶺留香象南方上善人先佛論恭法佛子今此行
古佛有儀式衲僧不放過一座雪峯山門萬古到

次直指老人韻送璠化士兼呈丘中大

寶所龍蛇爭守護自非其人手難措若於箇裏到一
回堪與東山稱化士
上方香飯遠吹風墮我雲堂一鉢空要使人人無食
想豈煩小小現神通
南庵居士今摩詰久稔聲光未和門忽覩是殊說三
偈坐令身在對談邊

送化主造天目谿橋

擘開太華手生鐵鑄就漢拈起白玉虹跨著谿兩岸東西南北人步步無間斷直造大歌堂一生事成辦

與聚道者造白林橋

白林山中一句子大谿為舌日夜說路人擾擾如不聞聚等諸人今始會

橫身谿上略相酬不住中間徹兩頭行人拍臂上頭過誰信如今有趙州

與玲道者造東山寺前石橋

灌谿奔雖云急截流過者脚不濕東山一水人不驚撥動御時難下立如何從又東山門在眼可望不可及玲公老手但問溪自有方便公又久

送圓上人歸雲居

康廬諸峯歐阜殊特稱天上衆五湖古來相傳應真輩多入此袞潛窟居有為白癩邱戲劇鄰坐惡之忌劄席一朝忽怪單位空遺下瘡痂渺無蹤東山若是與同時撼折其脛寧容之圓今病痛又相似放過從教天下疑

送正維那歸華亭 別以剪子為惠

無絲線子找不斷正要針州快剪刀介既有之還不

用山僧贏得笑呵呵只將一笑贈君行無限青山送
又迎到得華亭人不識柳陰終日釣舟横

與暕兄

雲水四方人同居九十日大光明藏中各各不相識
月兔曉東生日烏夜西出善現問瞿曇般若波羅蜜

與明寧二川

東山東遊飛帝影閑門作夏山中參兩士能來共寂
寥又謂同風吾未曾總閑一笑巖穴驚總不敢峯清
晝永不知祖道今安在自撥寒灰出燒餅

送妙侍者遊方

秋雨秋風知解事忽送新涼到庭戸道人明白先裁
行少立觜須聽吾語龍蛇共路古猶今寃佛同源水
非乳滿世誰能辨正邪入門且可分賓主句中有霊
汝驗滔天稀下無私渠驗汝好手雖然不犯鋒横身却
在鋒鋩裏象王蹴蹋驢群空師子頻呻狐類死道人
一等是稿盡大爲無功合知此愧當十偈非常喜
見獨行無伴侶祖逢休問來何從儲壽之孫佛心子

送僧遊天台　二

天台五百尊者與盡秀峯酸鹹更引秀峯禪和盡向
猶來險巉初開盃裏茶花次散空中澄潭分明一不是

好心到者以何為驗若是具眼高流一見不勞再勸
天台五百尊者盡秀峯供養更引秀峯禪和會他
草鞋拄杖初說一石梁橫空文誇聖燈明亮示來一示法
好心要遮祖歎詐煩公勘破歸來細過不濟　下款

和超超然　一

鈍根阿師初樂不同一法中人怪出白雲堆裏強安
身掣電機前爭失照業風吹下到天亭無著力處盡
力爭一朝去盡卻自笑放下蛇頭擺手行超然居士
今雁老死日相逢猶笑道不知船子下揚州更指梅
花開恰好開恰好慚愧東君解傾倒一杯倒把贈公

行擬行把住道道道
山僧當年活計小冷地不知人怪笑白雲堆裏強安
身石火光中多失照業風吹下到天亭無著力處盡
力爭千歲靈龜退靈殼而今步步火中行超然居士
今龐老一笑相逢重撥草全機透出上頭關平展家
風且安好且安好走過市橋驀撞倒回頭築著老丹
霞幽這冤家行不道

喜溫首座至　二

我昔識此老謂之定上座是時朋輩中箇箇道與麼
一別二十年相逢皆老大把手兩風顛傍觀盡驚倒

翻思往者言辛介欺得過若是在今日管取遭一坐
兩翁相對好機緣點社人人本命年活笑譜無忌
譜夢中岐路說迍邅自從打破秦時鏡總是花開
月蓮或潤兩翁年幾許尋常見與首羅天

與播藥曾道

當陽拈出大家看來處分明去處蹤總是諸人自遮
護先生毫髮不相瞞

與頭道者

大悲院主表羅齊出示字街頭覓水程肩上袈裟無一
藏草鞋落地作金聲

與明訓茂上人

十五已前不得去寒木一莖生鐵鑄十五已後不得
住鐵筒鼻孔俱分付正當十五天然別誰管春寒與
秋熱拈起笠子為燭光遍在湖南并兩浙

送川全之雲門

入嶺踏著故秀恰似倒食甘蔗前頭節節不同未可
尽歷韶下雪峯玄沙黃檗鼓山東禪西禪是處波騰
嶽立隨方五位三玄一一從頭咬嚼要令首尾完全
雲門盡頭一節苦硬如咬生鐵一咬咬著舌頭洛陽
橋成兩截普賢隱身無地文殊倒退三千有問葢作

何味附子出在西川

送德上人歸故山

泯泯衆人中不與一人共聞介居閑房儼若臨千衆是謂有恒人一心無二用東山早嘗學身行而已誦久之如春射縱橫無不中魔外作姻親蛇虎為伯仲離歌無可言出此以為送

送珍兄之黃檗

老倒穿生言無旨的茶餅指泥免偶與鑿後流把得劈面便擲如其不然分付黃檗

和披秀韻與淑陽明上人

衲僧一口劍莫問何年鑄既有殺人底亦有活人句謊夢老瞿曇至今未曾悟為之子孫者果以何為據聚頭化城中自謂得安住拋却金剛王記得死漢語臘月三十日一字不堪覩若驚王劍在便解子與年忽掛忽為輪可見不可取提出長蘄皷却是南山虎

與粲上人

參尋惟上士駿逸謙無儔去住一言下東西拄杖頭主賓能互換鐵斧更相投忽登頂門眼西江水倒流

與勇上人

虎丘之虎老且死道人勇者乃其子以其有子又不

亡揭地風聲猶在耳東山於其父子間為之道舊為
鄉里要尒全機起乃翁據虎頭而收虎尾

與眉州遠上人

左捏峨眉右五臺新羅喫粥七閩齋朝來不省何方
去昔知三門著草鞋

與通上人

行脚莫歸鄉裓飾一條鐵庵居不說禪直以身為舌
莫歸剛要歸不說又著說張翁把研槌鍋中鈎出鱉

示僧

推出睦州擔版漢是聖是凡齊讚嘆十方世界絕寃
親不用藏身更吞炭
趙州狗子無佛性咬久更不存性命大悲千手不能
遮跛陀那龍側耳聽
有閒西來祖意但與衲僧巴鼻香林坐久成勞東山
睡多損氣
一箇端坐喫不足二箇同餐則有餘缺齒老胡曾示
會洞傳今古在吾徒
普化傳真七錯八錯後人不明隨邪逐惡若是真鍮
黃金不博令人長愛李將軍一箭離弦雙鵰落

送廣南僧

神光三拜菩提達磨老安平生一破竈墮東山宿漢
有箇什麼信筆寫出不勘自敗丹山鷄鳳九苞文海
壇大手似驢大

送白上人還豐巖

我初不識丹霞師邇來偶識丹霞子却因其子識其
師雲水相懸渺千里空生不往豐巖中丹霞不到西
庵裏如何說箇相識來理契即降休乘語風前把出
贈行人虚空稽首須彌舞之載永巖一日春懸水落
崖聲似雨

送定勳二上人

定禪決爲師子吼動禪學海王無垢兩禪同居淵不
分一日用之左右手超方獨脫王老師向何壁立今
何慈杓柄短長鍋大小揭而示之無可疑末後更有
一句子未省兩禪著何語東山有句不敢言恐著潜
渠出山去

和慈覺吹空韻拜送蘭蕙

竹屋孤煙未斷炊鷗盟歲晩不應違五湖雲水座中
客一洛芰荷身上衣
蕙弟蘭兄本一山莫如白下望長干人間草木非其
對留與芝翁到老看

招南泉

一飯之微亦報緣滿團紙帳在吾年道惟簡易人惟
儉遜乃嘉肥遯乃遭問訊江頭白石佛願回足下紫
金蓮當年手種庭前柏歲晚青青欲入天

素上人以公為普賢辨供過溪上需偈予旨與普賢
有言不可無詞乃作五偈遺之歸山呈似道人

一笑

普賢願海君能續火聚刀山勿厭登更入人間煩惱
海自然觸處妙相應

素公初住峨眉寺遺化人間要話行借問話頭何自
得大都來處要分明

雞寒上樹鴨下水舉著令人長努嘴衆生不明顛倒
機祖教從來同一軌

保壽當年作街坊街頭撞著自家底而今豈是有遮
藏撩起清風殊未已

千邪雖裏容需手萬毒叢中許奪標不墮功勳來險
外前頭覓處卽非遥

華光墨梅

隔江遙望白雲村橫折梅花屋一存莫爲病眼朦朧失端
的淡煙小雨復黃昏

石菖蒲

偃蹇來何許羅浮小洞天老僧忘百念相對兩翛然

水潔情惟潔石堅心更堅願持青青節庶足永君年

書定兄宗派圖

虛名發齊世刻舟痕迹祖初無一法傳流出胸襟蓋天
地只今子子與孫孫

筆頭定有爐鎚地陶冶諸方入正傳不許南泉誇獨
脫且教雷徹作兒孫

觀僧作小字宗派圖

蠅頭細字集為圖瓜瓞綿綿是線朱虎踞龍蟠諸老
宿坐總斜日照蚍蜉

寒泉洗眼看新圖字辯岐分黑間朱妙似他方搏桑
葉巧如九曲度蚍蛉

戲題端知客水墨圖

一身隨處得輕安老入蒼崖疊嶂間眞箇溪山看似
夢和將水墨寫溪山

書覺侍者寮會銘後

白首儒生困路岐裘裘於冷炙飽還饑一朝得意春風
下便把驢兒作馬騎

拄杖銘

黑似漆清而癯龍無角蛇有足須契得之一不自扶空老矣乃用渠穿天台挑衡廬函瀛浮吞江湖山水真默然無突然出擬則透點須彌爲丘墟指牆壁爲文殊快薦取勿躊躇是之外乃無餘

跋白鹿寄庵讀寒山詩卷後

寒山忍寒喊五字不爲世間伍與飯寄庵續之則有餘法燈擬之不相似拾得日暮趁年歸豐干天明騎虎去可憐辛苦油澆神年年打供國清寺

與雲上人

我今無別語方便唯一路古今賢聖人皆由此得度無爲一加鞭只貴闊著步力行不中休理盡即自悟不見新豐老母在不歸去不見老趙州跛歸終不住兩翁僧中龍千載乃一遇觀其入道初尚欲一味做況我中下流日用更多事行行宜念諳青春易遲暮

次韻答靖侍者

一句忽錯流千差俱失路誰爲三界師出生與滅度一念忽到家大千無蹤步誰爲九類生流迷及省悟向來先達人箇箇與麼去只今禪家流一一如是住求其獨脫者舉世亦寥遇道人我同參豈不以此做遺我一百言言言論何事北轡打三更西瞿日未暮

和劉夫摩對牟丹歡茶

優曇花時亟現餘芳得暖争抽誰肯不前夜上前來一洗春柔小智勞乎刻劃鉢根翁莫熏修縱是根同體一皆為蝶戲蜂游所以南泉一指頓開陸子惑酔披秀因齋處讀東山助出茶甌不是靈書安樂絕勝黃檗中洲更着年年二月扁舟逆上春流

和秀峰

白馬馳經事主蹤雲中歸去不曾逆從容大事因緣畢坐聽河聲流向西教意拈來徇麼看唐言梵語不相干更將祖意論同

別識取禪喜真囑寄

才仲出示巨軸佳篇復意新詩瑋其一ふ三又似欲置人於苦海中惟恐墮其計四不究衣鉢奉

呈

先生詞源真淵瀉已如鳴鶴聞于天隋珠都把睛投擲但覺花落琴前聲圓終須負鼎干明主况其致治如烹鮮伊尹示與獨耕野先生是以由居塵古人投筆真不淺為有妙伎非難得風流顧愷雖可尚吾之無乃癡為緣願言自信龜手藥無使小手謗偃使

送鴒上人

生兒隨地要著鞭無使長居父母前既繼其衣童其顛是當置之於聖賢聖賢道只非小緣要當藕斷無遷延九萬鵬程脚下天一言相契猶未然要中之要玄中玄千人萬人得一傳東山說能爲出詞說破峯後湘水邊

送明首座并簡元故人

目山第一座江陰道人明被秀五年住衆中穩老成龍門吹手子甌峯空故人昨聞開定山問之乃其兒投機雷雨解操行氷霜清一點求下血大千塵中經以公好兄弟增我朋友情新年拄杖頭依舊吳山青

譚間頻引夕衰病老空生

甘泉惠石銚鄭才仲以詩見賞次韻酬之

老空前茶器惟石石有何好空乃惜先生嗜好偶然同我父眼中無此客呼童活火煮山泉旋破小團分五白不嫌菌蠢賦龍頭便覺彌明猶在席

和才仲五字韻二

豹變惟君子吾方見一斑君宜爲世瑞未用愛僧閑文出東西漢詩成大小山慇懃五字句乞我薜蘿間

一身走四海未老髮先斑得住從緣住非閑亦似閑泉鳴堂下石雲起屋頭山不礙往來者無人到此間

漆匠王榮朱法座衣頌

大鑑祖師曾指出拄地撐天黒似漆衆生日用多不
知王榮代代承恩力承恩力皎如日擲地金聲更堅
密兩手持來付與人一任高低酬價直

與淨上人開行和尚語録

捏烏巨山爲筆蘸鄱陽湖作墨空中大書六字薦福
和尚語録若人一覽無遺山僧與伊臠肉

和無在悼惠書記

惠初不死而言死空本無情似有情手把遺書一揮
淚秦溪三夜雨連朝

憶昨同渠雖汝水而今先我至天台後生有轉通身
句悔不當初與道來

全死全生大法王能醫生死更無方乾城影裏封疆
闊石火光中劫數長

前日有客陳墨梅者僕因誦高臺所作爲絕至
於尋常墨綴處餘入用盡工夫不到不知圓公
何從見花開容疑僕能之昨日袖紙相過苦求揮
灑不覺令人失笑因戲作以謝癡意是中亦有
墨梅請呈本際老必爲指出

高臺仁老今已老冷蕊疎枝餘薄怒後來塗抹如牛

毛過眼番番沒於土不如十月江南行一條坐落霜
水清氷兔玉骨淡不俗窕轉自有騷人情惟公好事
心尚爾苦愛霜枝横短紙不因作意寛作程必待今
年氷雪底

惺覺庵

石人生子便成靈胎髮未除先老成不讀五經并十
史一言纔出萬人驚
有何等語能驚衆三問渠儂三不知是我松齋會心
友或聞或見更無疑
爲道玄關方打脱刀山劍樹又躋攀老來別得安身
法八面朱門夜不關

南華定兄訪予疎山臨入夕欲偈作此

一滴曹溪水千江巷混流深期能遠到未可輙中休
知識隨方有叢林在處稠杖頭親採過歸路却相求

送吳居士

化緣辦就習香臺乞飯又飽留香衆明年入夏便歸
來三日一齋五日供普顧雪山立雪徒聖齋雖深萬
鈞重

送鑑維那侍者之徑山

佛日叢林我弟兄見來應是認公主課如鳥石嶺頭

石
送盡行人自不行
弼禪弼禪竪峭草鞋闊著去莫似山僧繩牀角頭立
地時徑山老人我知識横䏶竹篦三尺鐵那吒頂上
喫一摑金剛脚下流出血濺別別來錦砂今未爲示

送澤監寺出嶺

我自入山覓來稱鑑落深井如君去後流當以我爲警
摩挲手探木杖透脫飛猿嶺送別無所謂霜流溪路永

和劉天啓見寄

足疾三年只杜門孤懷如月耿朝昏同風不許古人
意此道當期老者論露地白牛純到覓雪山香草細

和根蘇州未解吾家事夜對尚德無一言

送悟大師重造金剛

八大金剛嘗住世護佛正法令久住精藍金剛相先
壞欲令正法住爲難悟禪致力扶正法故先成此金
剛主老僧嘉悟善用心說偈讃其令速辦

送妙修造

昔人架屋著閑漢同道嗔之不與語終歲屋下沒閑
人不是超佛即超祖佛祖至大退東超此屋黃金君
勿憚下山遍訪檀施門必有奇人咄嗟辦

送本書記住保壽

吳山道人眞倔强氣吞佛祖無諸方飽參不數古韶
倔强詞不爾今蕭黃獨能以父事南悟契然悟世張
頹綱緣孰果能符素志要與乃祖聯遺芳金券揭起
益高價栗蒲突出重歌先君歸驚千騎莫父踴出保
壽公開堂三聖休更推僧出此公壽千難近傍喚

送忍禪遊方

人言祖意不可說未動脣吻先發舌雖然說者也不
妨道人何曾口邊熱若作說會一重關不作說會萬
重山自家肚皮自家劃莫被傍人開眼瞞忍禪少年
心踊躍貫雙草鞋穿兩脚天台南嶽走一遭鐵額銅
頭須撞著

贈寥元師

十日中林足音絕凍雲不飛天欲雪剪剪溪風忽轉
霜天工似與遊人設寒爐風帽溪上來眼明一一僧
懸開地爐夜話月入屋竹徑朝行山放梅公家秦溪
富山水碧花朱甍空翠裏還家開取虎頭巖會見丹
霞訪居士

世途瀾去利名垢僧榻來熏知見香照曠情懷陶靖
節清明風韻孟襄陽

家住秦溪紫翠間好山終日遶朱闌莫如馬上尋立

者到老不知身在山

和劉天啓幷留別

崇觀文章獨老蒼後生猶及見堂堂契闊形容改一日相逢道韻長盡啓軒窗供遠目莫嫌蕭寺飯家常願陪劉遠焚香在蓮社風流有耿光

相從無十日相別又經年為問南來雁群飛孰使然

和彥正居士見寄幷勉定兄及再和韻答

學道窮年無寸勳忘機似可狎鷗群謾勞長者開青眼送與高巖臥白雲機鋒莫酬摩詰問鼻端終待郢人斤歸來不寐思君語落澗寒泉深夜聞

從容中道絶功勳野鶴昂藏不類群雙眼炯如潭底月一身閑似嶺頭雲撮來大地如粟粒放去龜毛重九斤三載相依話疇昔我初無説子無聞

貧家只有四立壁分歲那追豪右群方辨五字言酬絶唱又傳秀句入深雲應機殺活生譚笑信手方圓斫斧斤無以險崖多困我須防官府有新聞

與嶽麓範老

閩蜀限西南中有同風句今年台雁行一笑果相遇朝飯靈峯泉暮宿中巖寺常恐溪漲時向師截流去

送印禪歸鄉

秦漢青田十日程自彼到此小行脚念來三見楓葉
丹依然又帶天平錯閙渠去矣再來無遊客雖好家
山樂我亦無家可得歸去去善爲山路惡

漁家傲四篇寄夢吉

說法瀾翻河漢湫天龍寂聽天魔悄憶昔毋懷追夕
皎香風杳夢吞沸苷元非小擘海取龍金翅鳥從前
手段今誰曉少處添些多減少何遮表裏成一切同
時了

一水遠連江漢湫薄羅輕捲西風悄隱隱雲端月初
皎煙波杳蘆篠一葉歸來小兩兩三三江上鳥相看
慣也情相曉占得春光應不少無邊去今生涯只在鉤
頭了

人間漁家何漂湫自言居處更幽悄午夜月穿蓬牕
皎秋聲杳興來鴈怨江湖小荏苒流年如過鳥幾
又是江天曉擲鉤茫茫吞底水絲綸表離鉤三寸知
誰了

鶴髮翁翁來處湫泳寒水冷魚龍悄但自碧潭孤片
皎風期杳六鼇龍一舉猶嫌小短艇衷衝波上鳥一聲
款乃湘天曉澤國知音今轉少江湖表白鷗有箇翁
歸了

送僧行脚

趙州送人曾有語有佛無佛俱莫住若是金毛師子兒他家自有通霄路因記雲門老行脚時九上洞山三投子被風隨至涅槃不收盡大地從此始兩翁從此跡已陳後世事之如事生道人既在後來秀士豈循途宜力行游歷前輩輙追已當與兩翁爭重輕我如老馬雖伏櫪喜見此行猶更鳴

示澤監寺

雲門山澤監寺對客生出此語書偈及傳衣全非納僧事等閑透出雲門關赤手要縛南山虎三十無除能再來凜凜威風驚海宇

書知微偈後

醯雞負須彌瞬息九萬里獼猴對秦鏡一一總沒尾生平五湖心短笛秋風裏借問魚有無夜涼天在水寄操柄與知微微不受秉須附回後有僧請益故答之

火中鶩馬鑾牛不見全身露兩頭龍樹馬鳴齊卷舌山僧親爲說來由

送本首座還梅州

病夫獨臥雪山雪抱渴惟思梅嶺梅歲晚祀寒正好

去新年忍死待歸來

信道始見佛日

信是有髮比丘尼東山不及渠一番聞說佛日嶺外
還不起公德便行脚

寄信上人

一缾一鉢且隨緣此事時時强爲宣知己不來春自
老孤峯皎月對寒泉

獨宿省堂告友人

秋嶂驚寒却自平匡牀獨臥四無聲涅槃堂裏通身
句永夜孤燈一點明

懷友

一生鳴地竹橋西戒趣生涯有采畦三度春歸憶君
別亂紅如雨暗前溪

仙翁初不記年華食罷翻桃又著花只在人前人不
識藍溪流水兩三家

寄谷堂老

谷堂云我如許久病起諸生瘦入天家髮眉寒又
至幾時歸呼老氣顚

送花光之百丈兼呈山中禪師以當書矣

不髮汝未徹端的若爲分實痴寒光動桃花雪裏春

生涯一物無坐斷方來客有聞不達伊向道處滿袖

送善兄還洞山兼呈方丈

洞山好佛貴象尊老歳末方得入門曾得中心者些
子而今著力有衆兒孫

一書遠寄雲中舊五偈仍觀雪子吟且喜一聲雲消息
在南方滿眼是大叢林

謝龐道恵茶

氷雪心腸獨一龐一枝春信果無雙孤芳堂客散重熏爐
冷有味無言日轉聰

本老昔住此菴今出世一無過山交曰出諸偈頌

乃和之

曹溪長柄向來杓瑞世優曇今日花到我住庵無此
瑞只將溪水煮山茶

僧上蜀絹毛段不受以偈謝之

關西毛段蜀川絹萬里持來恐亦艱謝汝殷懃復歸
汝老僧布衲得遮寒

送澤上人

出入叢林成歳月養成大樹没根栽東山老矣病且
耄為蔭為凉待後來

寄茶頭為本無庵道根頭陀求偈

道本無根却有根根深枝葉遍乾坤不知根本深多少徃見頭腦試問看

與逸上人

迷時翻乎迷爲悟悟處存心悟是迷迷悟兩忘歸路盡皖山深夜老猿啼

送僧歸四明

跛鼈三年病一書千里心寬家客可避到老也相尋

送曇上人遊方

昔人有言生處樂東山何勸人行脚殊方異域走苦辛峻嶺重關多險惡東山徃昔被瞞來故就于今接

本著問渠端的何處生一言解却通身縛

題石室羿和澹庵

野桃敵岸衍連雲石徑縈紆到洞門花落莫隨流水去恐人認此是桃源

石門有路建隆初樹老崖荒醉欲無我以多生巖下住到門先記石菴菟

山日曈曨雲細細石泉淺淺竹疎疎珍禽引客飛還住靈草忽香尋却無

百里壽山但宿春欲留未得去還還慵秉風莫使歸乾飽放我中流認九峯

要識信廚第一方爲空石廩菓但貴殘年使入蒼巖中
坐五偈先來作定場
往如止水動如雲未住無拘是我門又舉蒸頭千佛
刹來藏海上小桃源
鑿罷斷路我來初缽掲藤梢物物無只向無中成活
計應門童子兩髼鬆
夜雨滴階泉漸凝青煙遶屋樹扶疎異時言語碧巖
境寒似酬之莫道無
黃陳三子合不勞春食罷無營一似慵麋鹿往還溪上
路白雲開合句前峯

來年四色更多方憂來憂風憂雪又種未必濟庵能快
活隨處千木便逢場

戒庵主示諸老命工圖像贊因與之結緣

我笑平生老虛舟蒙明月權著問津人萬劫繫驢橛
開口罵兩橈老婆心更切回首與翻身亦未爲剿絕
那堪鑊頭邊勿公有斷絕老我不放伊攙之入閩粤
到處出似人幾箇知時節空也心膽纏戒戒勿漏泄

離雲丘居寓沈僊壽無在

凝雲翳目不可散一雨一風行路迷好山但看著孤
免一白哉孤客其安之朝來喜書邀如許高空一卷雲風

掃甫經須呼我木上座去探大雄山下虎

和可上人

夢裏身閑九澤鄉共驚日月去堂堂江湖亂後人雖健鴻雁不來書亦亡訪舊悲涼山起霧得君譚笑自生光犀牛扇破犀牛在宜有清風可播揚

答宣禪頌見謁

宣禪謁老空先自著便宜分明金彈子博得糞毬兒把得急拋下堂堂空手歸前路逢人問如何舉似伊

送疎山化士求偈

南來雨宿仍風飡罷溪鬼洞三年還叢林龍象老衲死處處鐘鼓空雲山獨閑疎山有尊宿不藏嘗年殘師叔欲求法雨洗靈煙正恐齋廚碧然玉道人忽從山中來要乞上方香飯回我方癡坐視屋壁毛孔要須香七日

送泐潭化士

大智承當三日聾丈夫志氣豈雷同飛來渡水忘於箭喝下教伊不敢東

不道十方遭毒手更持一鉢訪空生空生亦似把不住放出瞎驢隨隊行

瞎驢無足尾過頭蹴踏乾坤勢未休大家馬駒這莫

及潙山水牯豈同流

送油頭

十分親近見還遲放去今渠百愛機乾日歸來如點著普天無處不光輝

明星時時出現衆生日日成道如何空王殿前多是點時不到

食輦

朔風吹雪排跡檽敲冰汲水淘香秔前村老樵饑法供深爐病夫精勤誠掤珊黄耳擁秀色不約喜氣鍾柴荊隆隆沙鐺漚起滅點點瓮口風雨爭嚴行禁詔

戒俗客約束從事煩庖丁老饕寓意前具辦宿衲得路豐頤頳中林雪月皎户牖一飽對燭雙眸明五侯之家政自醉我困欲臥聽松聲

送宜川

一氣萬化之所鍾眼處不透花重臺達人於中有大觀得處何止如雞蟲倒介鼻息作雷吼佛祖望之猶縮手擡頭三千世才曉眼過眼千差競妍醜孫雲為伴鳥助歌沙鷗起舞魚吹波世間藥藥如我得痾夫驟示見其多

送廣州達珠二化士

凡物一不達何施爲惟其達者深所宣如奔走般不自覺
轉影迹不滯孤光隨良由水達舟船通道路達則車
書同心境達則機用活事理達則人法空至於達
不達處非是舌頭無剩語殺人老賊今故轟喝聲雷
送番驟雨
二龍爭珠不必求頂上之珠何足尋摩尼之珠不必
識衣裏之珠何足收廣南自有鎮海珠白月黑月分
形模無求無得珠不露同壁月生珊瑚而分四海
至珠者從快不在仰山下若謂縱橫不犯波爭奈龍
王按劍何

聲　象

驀鼻拽來無縱橫古路切忌當頭犯渠怒把時性命俱喪
亡不犯依前無避處更有木蛇隨後來草中毒氣觸
還求山頭老漢遭一螫至今負痛聲哀哀痛聲喊動
太庾嶺直至海南人猛省回頭分極善分明莫負東
山水上行
木毬轉處橫身去按住毬時須訣步定場戲無能忌翻
身莫來攔我毬門路五州管內人再來無毬可放莫
生猜朝來打鼓普請看未見當年人所擗雪峯南人自
有佛性試舉此語并郢正叢林家常麼本春漫漁四
面生清風

東山到溫州僊巖會見安撫壽康趙府中故書安初
讀楞嚴經破句悟道從今楞嚴號郎中以僊巖號庵
悟道東山拈去大小郎中可惜埋沒僊巖山中

遂說偈仍贈僊巖監寺

一句渾淪忽擊開鐵山鐵壁絶纖埃至今千尺雲雲
水大奧姚郎雪屈來
休於言下覓玄機去却不聞是與非停意不從頭上
過摩訶衍出祖師機
溪口呼舟載月行月中恩見望巖扃直憑懸水通消
息莫待中宵風雨聲

嵩橋

覽天童示寂偈

太白峯前青海尾一日秋光萬里蕭森醉入蘆花
深白鳥不飛天在水

答普賢夢者紀夢授觀音說偈并序

紹興己巳二月二十七夜夢衛播一盆水水中
有二石因取其一石視之乃觀音菩薩像也及
覺猶固握在手未幾德雲夢者書至乃以栴
檀觀世音像見授其祥異盍合如此因書所夢
奉呈夢者夢石遂作紀夢一編索又於三[illegible]前
燒香拜畧稽首說偈以答二示士符授之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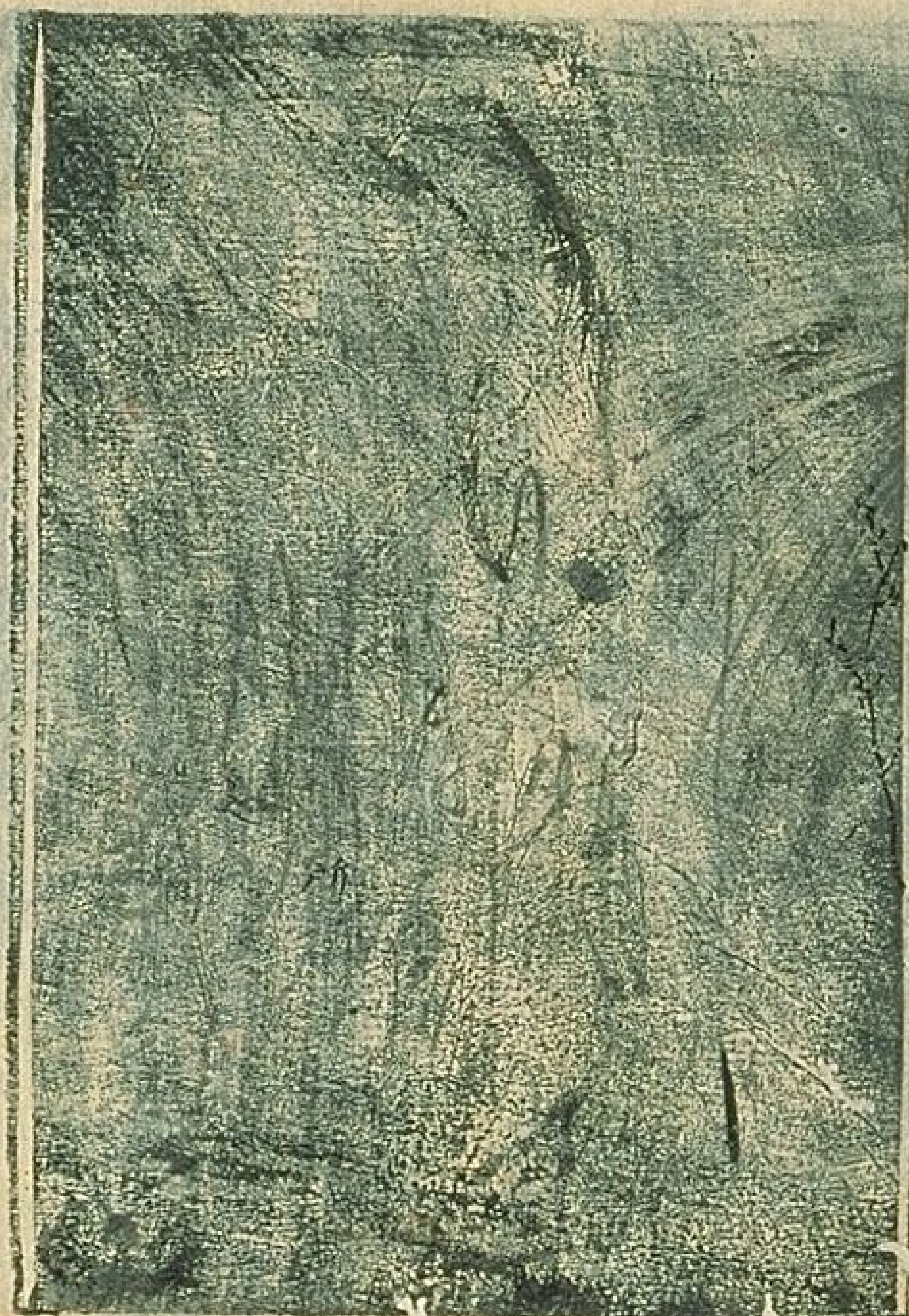
補陀大士觀世音位超灌頂佛子不敢一生當覺不涅
槃大慈悲等衆生界以如幻者入我夢不覺為若今
我取入手光嚴覺飾無無中度我觀音在微而夢若
一信通授我大士栴檀像空無定者懺悔又禮敬供
養心常躁云何大士與我夢若不付我惟付我譬如
良醫視患衆各隨其病授其藥空入病處正在懺是
故二彼用同時慈力欲我如觀音一身普現一切處
者故欲我如夢若一法圓成一切義懺無根蒂當處
平道有萌芽隨念長仰觀仁意乃我願敢不再拜而
欲承惟願菩薩大慈悲受我少分之供養戒品為香

萬行花勇猛為幢堅固座願雲定水功德山慧燈智
日清涼月所陳妙樂皆法喜所列珍羞盡禪悅一一
遍滿虛空界念念出我清淨心心無所住供亦然是
則名為無盡供普願我等諸佛子見佛盡作如已想
而無彼已同異心乃至夢中亦如是性觀世間如
夢而能廣作諸佛事雖常觀諸法如幻而能力轉大
法輪當知如夢如幻法非眼境界惟智境東山說偈
夢若紀見者悉成無上覺

偈頌終

法語

東山以天為笠大地作緉草鞋須彌山作條拄杖子奉送深禪行脚便請緊峭草鞋拈起笠子橫擔拄杖直入蟭螟右眼中行一步歷百億佛刹微塵數世界參百億佛刹微塵數善知識若也歷得遍參得透又須入左眼中行一步歷千億佛刹微塵數世界參千億微塵數惡知識若也歷得遍參得透更須知蟭螟頂門上一隻眼遮一隻眼近之則遠向之則背擬之則差觀之則瞎且作麼生入若入不得此去衡陽峯下有佛日妙喜老人汝若見之高掛笠子脫草鞋



拗折拄杖自當得入
玄沙白真覺曰某甲如此大用也和尚作麼生真覺
將三箇毬子一時拋玄沙作斫牌勢真覺曰你親在
靈山方得如此玄沙曰也即是自家事東山曰玄沙
大用前頭赫殺人後頭笑殺人而今到性塔主大用
去也忽若三毬拋時又如何祇對但張起燈燒起燭
你親在靈山方得如此却搜轉燭照看真覺面皮厚
多少東山與麼又是將性塔主家常底拈出來爲大
用若要大用現前直須下山下回始得
儁禪自江南入吉山每每訪予於善慧閣今歸乃出紙
請法語於予予笑而聞之曰法語之作古無有也古
既不爲今人爲之汝觀今人何如爲宗師者有如馬
祖黄檗乎爲參徒者有如百丈臨濟乎儁曰不知也
予曰法語既盛行天下宜乎具識格超宗眼自者倍
萬古人今人反不如是畫餅不充飢耳汝猶來登善
慧閣因甚蹉折釋迦老子脊梁骨釋迦老子害病走
入摩竭國掩室去因甚不覺汝既不覺此去江南妙
峯山中有慈覺和尚汝若見之必爲汝說
昔隆慶閑禪師師事黄檗老南紀要具載與南相見
機緣時南會中皆龍象如雙嶺順泐潭英皆[illegible]爲宿衲

每對之横機無所讓南公在時衲子爭歸之熙寧元
豊間出世示寂殊勝事尤多追公叢林仰之如在乃
福州古田卓氏之子也自今卓氏子孫世爲學佛令
巖上人是其一巖依吉山和尚爲弟子吉山乃南四
世孫也道不減於南而巖之望閑亦不到遠要知南
與閑相見時事麼只是吉山家常用底是什麼物若
見未得且趁色力康健行取一遭

東山癡鈍漢常謂兄弟曰世間無難事特人不發心
耳横流難治莫若洪水大禹疏而東之高廣難動莫
若王屋大形愚公卒移之如蓬莱弱水之不可濟功

行到者如履平地惟佛與祖至難跂及而上根智則
識之於一念敢問忠禪此心此念從何而發若也遅
回且與眞覺塔下花油

建祖禪人問東山拈古山曰拈古之法無他只要眼
正有出古人手段若只到古人田地亦動他底不得
先德雖謂之公按欲後人就其節文輕重而斷之使
合其宜然亦不只於此汝不見世間造泥孩兒乎或
揑聚擊碎或擊碎揑聚爲之心肝五臟爲之眼耳鼻
舌衣服鮮明機關動轉見者隨其好醜愛惡而愍之
語言進之者方且袖手仰視而不知其爲泥孩兒矣

若能如是乃可於古人公案中出一隻手若見他心
肝五臓不得捏聚擊他底不破了不可動著然則東
山此語不獨施之於拈古會麼祖付思東山曰我與
麼弄泥團也不會乃喝出去

曾侍郎與東山 偈

江西句法空台得一向逃禪挽不回深愧伽
陀妙天下無人知自派中來

眞讚

世尊

悉達纔生便自尊無人剪此葛藤根指天指地虎投
籃說頌說圓羊觸藩室利逼之輕出手韶陽打殺略
知恩東山門戶大無外留取挑鞋及灌園

達磨

香至國王之季子般若多羅之克家六宗既正西乾
眼五葉來開東震花根源直截無文字皮髓分張有
等差却怕老僧行正令急攜隻履返流沙
一出南天竺率欺震旦人九年皮髓盡分地忽翻身

不思折却當門齒更向空棺遺隻履而今脚下知幾何不是當年留下底敢問如何是當年留下底

二祖

缺齒老胡不敢說一夜漫天三尺雪神光初只立齊腰大地到今寒徹骨寒徹骨金剛扶起泥人佛樵歌漁唱樂昇平靈芝瑞草年年出

觀音

此菩薩從聞思修入三摩地於一身現千手眼明乎無所不照無所不明東山老漢不免隨泥作佛南無觀世音菩薩南無大慈悲菩薩

靜處藏身動中跳出全起滅心爲自在力耳聞不知眼見不識天下人稱圓通第一

此大開士願力和深初無自相隨衆生心或以土木至於縷線但有少緣悉皆出現終不自言我出於誰惟令見者黙余知歸

一香一華惟稱惟識潮落海門風生彼岸

龐居士

要識龐家箇老翁東山壁上之圖是手攜長柄竹漉籬犯寒曉踏南昌市市心蹉倒靈照扶則川所顔丹霞呼襄陽耆舊風標在留與禪家作殃害

真覺

一千五百人善知識大坐當軒聚意抽眼上安眉猶不薦面前毬子更相鐃德山師之師巖頭師之友有是師有是友而負一千五百人善知識之地而於法道大成也宜矣至若開雪山則忠懿閩王爲之檀越辦衆事則與聖國師爲之服勤定其宗則有雲門偃正其派則有玄沙備自餘稜展琛孚鵝湖鏡清流皆分光四海若揭日月鳴呼盛哉贍之仰之殺父老賊面前毬子幷贓捉獲

草堂

此大和尚叢林先覺衲僧性命出其掌握聞北指南愈病勿藥驚起三聖瞎驢趯倒趙州略彴惡四海緇流爭名邈

此庵

此榛胡猻捉麈拂老和尚惡手段不可近傍曾將千五百斤鐵枷頓在山僧項上而今筆下見之亦自心驚膽戰要得人一尺還人一丈願以此百億佛刹微塵數不可說劫爲之壽量於其中間荷負楊岐重擔倒跨三脚驢兒奔走四海之龍象

毬堂

四衆之師萬星之月爲照爲明如行如說承其光則
器器皆圓得其心則塵塵無物及其瞎却衲僧眼倒
握麈尾拂則叢林皆謂有老黃龍之體裁備頭陁之
風骨

夢石

王母夢中石佛家骨峯前盤鼻僧藍某布閩山神秀
盡鍾於是提石比與奪出其掌握德雲大千 乃其
遊戲使著書輔教則聯珠貫璧不作道原作神靈使
衆臨萬衆則雷轟電激不爲德山爲臨濟天其有意
於斯文則無使神手雲山文麋鹿而混語曹於此世

同時出家先我聞道既爲我友又爲我兄浮雲會散
初無定蹤晩喜其歸雪山之東長松片石相對而翁
遂秉六牙香象雨後我眉搖空冰片滿街留不住使
人不能無所慕

谷堂

冰出冰王出石破鏡出窠毋遺食宗師得法佛祖避
席正令當行十方辟易耕者驅其牛饑者奪其食龍
驤虎驟鐵眼銅睛到繩牀角頭則不寒而慄有此體
裁具此作略是眞臨濟兒孫黃龍頭角東山與麼讚
之何曾一字讚著

予嘗對人言谷堂老子人類精奇緇流標格若撹宜
江湖之上予則謂之潙山道人慕喆若任其乘桴之
能謂之飛山宗一至於江湖不游乘桴不居予將望
洋尚留而失又欲引誰為等匹

眞歇

碎丹霞不傳之四起洞山已墜之宗雷闐一世奔走
四方此大唐國內家一至而戶知不假東山發揚獨自
涅槃後大人之相又屬其賢子孫之承當東山只得
炷香再拜慶師有子而洞水流長

楮庵

横柳瞎據此座者長蘆夫跳囊之子天衣懷的骨之
孫神一顧而聽其正眼用十無而誑彼後昆說法具
雷轟電激乎仰山之上又滅則霜清月落于連水之
渭是謂楮庵和尚而般陽老明提耳之師也

淨言道人

入淨言必宗則無容不眞得心智法門而有佛皆守
視人闇為忉利天宮坐平蕪乃臺山路上東山曉識
此婆蓋因其守止庵道人幽巖和尚

如一悟空二居士

如一一亦不如悟空空須得悟誰家一對老鴛鴦萬象

之中獨露

髑髏

皮膚脫落盡骨節有如許未即化泥塵且更相撐拄一味五味禪千差萬別語開著如紡車而今較些子較些子汝等現前齊聽取

得些皮肉大家快活沒些皮肉一場冷落舜若開顏那吒發惡萬里神光猶較些一物虛靈運大錯錯不錯切忌無繩而自縛

假以四大抽之一機空無作相動轉云為有佉曉了成佛無疑何待如是然後知非

終南山入定獼猴

方得其樹萬壑千巖至今休復此若終南呼之下膝窣爾不膺惟彼呼者乃出其定

八風

八風無根當處彰一為煩惱一清涼乾城影裏金剛眼傀儡棚頭古佛蕩與並推移元不動隨以為參差竟無妨苛中若有纖毫許物我相待意示忘

瑞應禪寺住持　契聞書之

江南江北三千里　山

書簡

上安使府劄

某伏以尚書判府安撫龍圖侍郎留神至道誤採虛譽遂引名藍付之鄭攬藏寺之深出於望外念某雲水一身脫落萬事早歷江湖頭顱衰悴連年疾病餘息僅存分甘老於山林跡不入於州府而又疏性迂拙無所堪奈若使應世住持則必置禽於籠豈歌考盤雖日飽其饑粟而念念不忘脫去縱使勉強諒無能爲適足上累深仁下喻素守伏乞稠然察其野性縱之長林豐草以遂其生則某之幸大矣所有疏帖一示軍

承受伏望鈞慈洪賜矜察

答妙喜

某稽首上狀雲門妙喜老師几下今月十四日俱侍者入山出十月十五日所賜書并長老語讀如侍座隅親奉誨旨感喜交懷言不能諭敬承冬寒此日尊候動止萬福圓悟禪師遷寂法門殄瘁四方禪流同增悲愴況某親炙參侍此情倍萬他人但江山[illegible]阻不時申慰疏負愧無量伏以老禀開山海隅自玄沙雪峯藝老之後寥落無人今得妙喜說法其間頓山增重九日禪流並臻加敬某稱疏所至滯留懷未即歸

座下朝夕但有瞻仰常記在廣參雲門時要家妙喜猶令謁草堂和尚是時為兵寇隔絕別後尋訪在念故去春自曹溪猶竦山到臨川遭時說永歎遂贏糧入山日夕巻巾雖焦身敢種不能發迹一不敢強圖報知遇之萬一又聚聞及見祖師後消息某到時恰值曹溪水漲不會入得南華門亦不曾見祖師只是來竦山參禮者來如斧子親遭一口云死無幾今者痛定悔一不可及非宗森嵩禮不敢輒露醜惡乞勿語人某真草堂老人今年八十一視聽飲食如舊閑居門戶無限來疑應之某兵火間深入瘴鄉抱病歸來亦

力衰微非復往時但忘於山深處隨緣教理發圓公
此餘生非晚宗爲是計歸時當取道過庵拜求教
而行歲且盡氣極寒尚遠參侍伏乞上爲大法倍保
崇重不備

與雲門求侍者

某頓首上記無已賢友隆兮苦寒伏乞庵居適豫道
福兩勝作別忽忽六年中間避地居無定所各不相
聞去春來臨安訪諸相識聞或言歸九華結庵近方
知在溫陵偵侍者來雖不得書偵能道大槩亦足寬
慰江西叢席殘破後至今未有振起之者法門衰落

知如此爲之奈何三五年諸老衲率多入閩海隅僻邦
爲之一感雲門雖庵居道聲獨出閩閩中奇秀飽參
兄弟多歸席下名公大儒咸預徒列使江湖間識與
未識者無不景慕況不肖兩親函丈素荷提持此心
又可知某昔在甑峯雲門時且不識妙喜嘗私謂只
是辯口利舌一味孟八郎奪人蓋人掠人初無實處
及避地南方大病幾死定省起來始疑著妙喜及參
侍草堂方知妙喜今既放過此段大事盡屬公等耳
不見許時計今所得去又益遠有兩則語當切自疑
如巖頭德山密庵某意只得三年語果有意則後來

參學人合知之未識當時所落者何意請果無意否
得非日與今日不同三會果化去為或預知為復偶
出此亦明者一又雲巖遷化道吾得遺書示衆云雲
巖不知有我悔不向伊道且雲巖藥山正續謂其一不
知可乎謂其知道吾抑之又可乎其必有深旨此未
明者二吾友蘊真識奇姿種直不凡又從妙喜遊最
久於此決無疑滯倘不見棄因書李疏未審所願望
齊義非說入閣當圖款集為法門珍悉臨書往溯
之懷不宣

答普賢

某啓自再拜上覆普賢典方老師兄十日中兩辱教
勗謹讀以觀時善應為論御藏慈悲至感至愿仍審
即日春寒尊體動止百順某不宣識護致有今日之
淪泊方茲戰懼知無跳千仞坑若跳得過翻身開眼展
胯一笑便是無事人跳過跳不過皆夢事初無損益
其知跳得過為快何以空住雪峯便是敬後第五作
宰相呵呵老師去卯矣臨崖撒手人不是好心宜頭老
子本把得住庵來駒峯孫不知空是箇鐵漢第悉此
老無鐵拳頭耳更望以此語彥忱為空師兄往院不
是容事設今吾爾千五百寺為一雪峯於空何加于

萬見亮座上寮修布袁錄後五日跳得適當有捷報一不

宜

其須首再拜夢石老師兄春氣暴發此日不審庵居

道候如何正月末言井法華二義庵頭無事時時

得以究味是真光明廣大之賜詖有人以七寶滿

閣浮擬奉施東山會一不若二義一箇之字嘗謂此義

非若一不能顯然非二亦不能啓出自己眼目

發明先佛一不傳之妙更不揆引助成其義如所謂世

間出世間一切法義各各解脫各各平等初無差別

同異凡聖有無謂之差別同異凡聖有無者衆生識

情為之分別也此發端便見手段不同至若二萬佛

治一名字何得謂之同同且不可得況於異乎當廓

之箇眼則法義昭然而無隱自首至尾無一字一句

非諸佛說諸佛隆盡之辛智使羅什生肇輩再出頭來亦

當拱手況其下者乎山中兄弟輩得之傳以為勝事

夢石雖端居一庵剎及叢林者多正月二十九日

堅上座自衡陽歸得妙喜老書此老名雖未脫罪

籍其身甚安樂道愈光衡之伊山願福花藥三院與

之鼎參徒無事節騎馬凡三處坐方丈與之一室普

說來者皆湖海英爽有志之士是臨濟一宗未至委

地矣來書頗怪東山不肎以安樂法普施未安樂者勸無作未後斷佛種性人殊不知東山於安樂法未曾夢見只是喫飯屙屎無明煩惱底老比丘兄弟輩到庵一不遭打去卽喝出何曾有少安樂到伊此妙喜不知東山故有此說話夢右知之可以發一笑也去年臘下因廣化直指寄拈古來近日湛庵又見寄不免也趁韻拈提得數十則以酬之上元日濟書狀出嶺亦嘗錄呈妙喜老子今經后更爲看過無端遠遠來納敗闕似東山這敗闕非二老面前不納三月又半未詳見聞仰冀慧時善加調重

與劉濬之

十二月初三日某啓上道友劉濬之諸公足下冬寒比日體道端居諸況何如某昨遊上洲首見公於大中精舍及寓圓融而公率諸同道時復見訪空疎鈍一老僧無他長不知公等何所取而懃若此得非濬之諸公曩於吾佛法中植大信根作長者居士優婆塞等身於末法中與諸比丘傳佛心宗者相爲表裏使正法眼藏遞承不絕而然不爾又何爲汲汲追逐吾輩於闤闠囂塵之濱如是其懃耶幸甚幸甚今時入佛法中著道服稱道友者率多閭巷無據之

人因此不真所習惟近禪或從人又皆今寺說葛藤
博飯喫底流俗阿師叩以己解誤他道流一執為是
空一不可破到處裏馳騁又知爭鋒齊吻輕忽上流名
藥當代或則硬地打坐認無相無形湛然不動爲滿
大虛以爲本體不然則一切掃除不存不立儘在幾
言指爲剩法不然只據目前光明運轉拈得便爲見
得似說玄守今時爲日用那邊爲空劫空而常用用
而發以此爲宗旨似此異解不可具陳衆爲徒侶蹈祖
傳授佛法之機蓋由此也昨見禪之諸公皆有從上
長者居士之風而無今特夜叉撩虎之習方以與諸

公於大法中有大發悟發明一千見貝大給孤長者
量補宗從本作大利益無得一去而生滿足無守十
善而前輪於當來正法會無休息當知善財童子深
達祖善說法要當知要耶老人心佛無異要見鄭
見當知解脫長者財施淨施通意於生當知明師居
士二十二十二應十四無畏當知勞鬱曾羅得菩提記次
補佛處當知彌勒世尊從上來事只在而今一念相
應現前受用將來未幾者充一書普同開許

答臺空老禪師書

夏初過書言釋氏辯駁韓論一冊及老僕所答張空可

謂今之什靈也其常怪天下之士不體乎大公至正
之道各安其私合為吾從離為彼衆彼說而此不信
此說而彼不然紛紛紜紜務為多言以相排斥惟得
其正者能平其心而無彼此之異若靈空老可謂得
於正矣既得之似不當與之辯人以乎正方吾佛在
時大力之魔不可以萬數計皆欲瓦碎吾道而後已
及佛滅後法行二千載而不移毫髮此其故何也是
吾佛之道卒不以勢力排而詆訾沮也如唐之韓愈
氏本朝之歐陽子皆著書力詆以其為害過於楊墨
若二子之文章光耀一世宜當時之人皆從其說而

惟當時萬乘之主視之為何如同朝元臣國老識真
之士以之為何如而天下之人能盡變其心以從之
乎無也雖然二子有區區之心推尊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孔子殊不知堯舜禹湯之心佛心也不得其心
而尊之如人終日譽天之高日月之明天無所加已
日以毀不若體天之高懸日月乎胸中者雖無言人
信之矣嗟乎二子非獨不知佛是亦不知堯舜禹湯
文武周孔也況吾佛之道廣矣大矣無所不遍矣梵
釋諸天修羅龍鬼他方國土恒沙佛剎百億須彌山
百億四天下至於香水海華藏世界重重無盡無盡

重重情與非情莫不頂戴而奉行豈一人不知一國
不奉便謂無佛可乎欲使其無是病狂人惡太虚空
闘乃急鼎不知空在其室矣假使滿世文章勢力皆
為歐韓其如佛法何靈空可高枕無以二子恭帶祖
於楊岐一味粟棘蓬飽滿方來是所望於靈空也

答余才茂

向辱遠顧荷愛之厚別後又承枉書益自感愧兼本
巖穴間人與世漠然才茂似知之今雖作長老居方
丈只是前日空上座常住有無一付主事出入文籍
並不經眼不畜衣鉢不用常住不赴外請不求外援
任緣而住初不作明白計才茂既以道見稱故當
神忘於道今書中就覔數脚不知此脚出於常住耶
空乎空耶若出於空空亦何有若出常住是私用常
住一涉私則為盗豈有善知識而盗用常住乎公既
入帝鄉求好事不宜於寺院營此等事公聞人之見
所知皆聞之長老一住著院則常住盡盗為己有或
用結好貴人或用資給俗家或用接陪己知殊不念
其為十方常住招提僧物也今之戴角披毛償所負
者多此等人先佛明言之不懼哉比年以來寺舍殘
廢僧徒寥落皆此等啓願公勿置於此等我輩中公

亘然頌在双徑日有衲子社
东山老人送行偈頌相示遂獲敬觀
如在其傍聽法藥已異慨嘆久之藏
林不復見此老人矣求書其後亘然
是時赴岩間之請迫於行色因知其
韻者言頗君此偈勿流傳為渠除却
閑名字今覽全編亦如是言禪者
觀之宜著精彩始知自菴老子善用
其心可菴病僧錯下注脚淳熈戊戌
歳臘月旦日岩下菴居比丘亘然謹

大慧弟子雪峯慧
然可共見宗派

言

那作欲

東山和尚自於踈山踏著木蛇遭其一
口既乃去死無幾痛定之後係解拈頭
作尾拈尾作頭正所謂雖是死蛇解弄
也活由是叢林之士鮮有不受其毒氣
自為迷悶欲窺其斑者數百年後添於
扶桒有契充書記那滋其毒於一切以
残涎剩沫化縁以鋟於梓其事未畢而
輙甬論而後元圭首座曰奈何有其頭
而無其尾使人胡為而拈弄也耶於是
為其續之乃使梵僊為添此是耳丁亥

七月書手建長方丈

